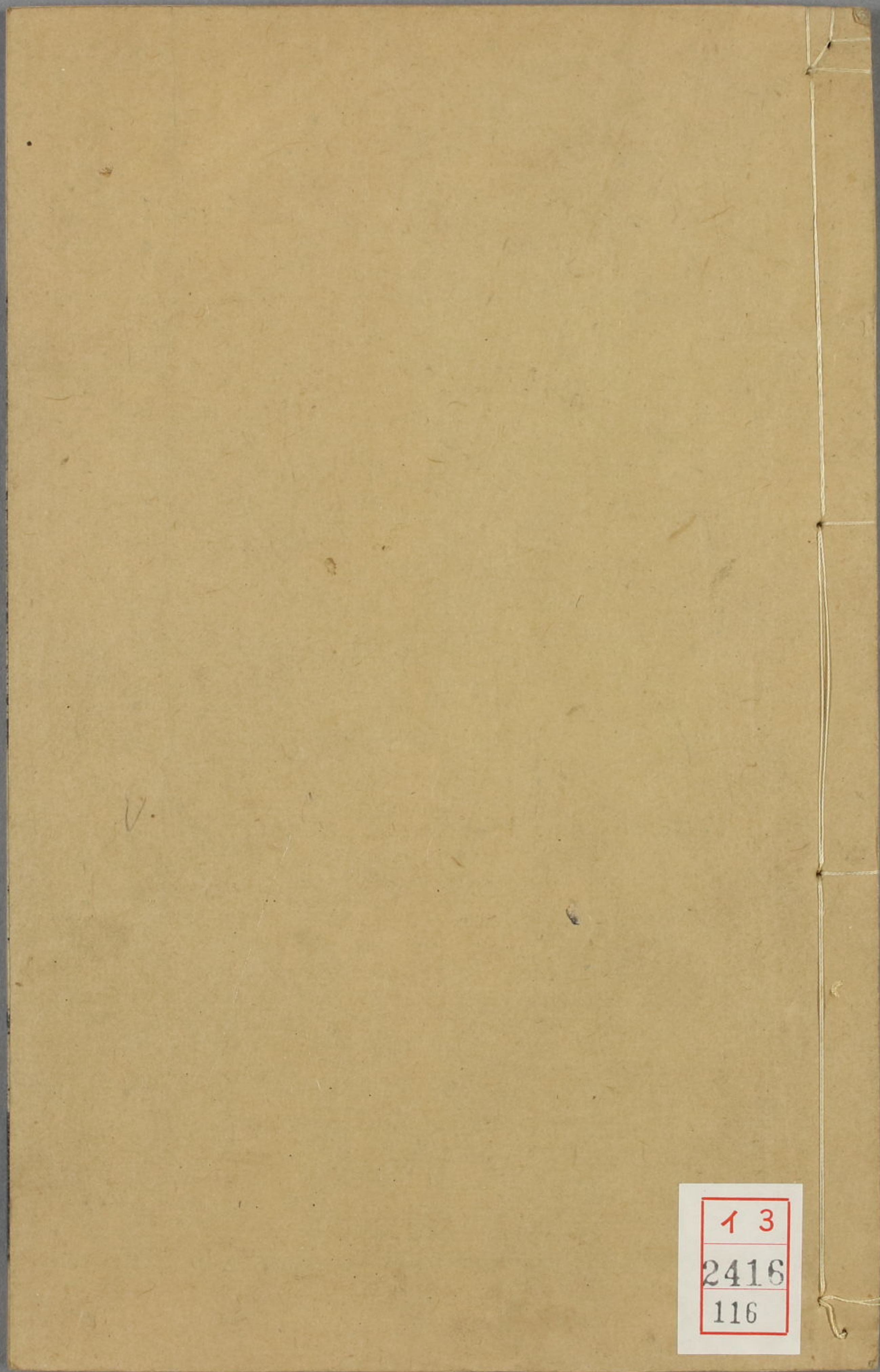




13
2416
116



13
2416
116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六

半澤文庫

人部十五

醜婦人
短小人

長大人

醜婦人

說文曰此惟醜面也 通俗文曰不媚曰媼音可惡

曰媼音怪大醜曰媼音驚醜稱曰媼與媼同 周易曰老婦士

夫亦可醜也 焦贛易林復之蒙曰鵬鷁娶妻深目窮

斗折腰不媚與伯相負

醜婦人二

軒轅本紀曰黃帝納醜女號嫫母使訓宮人而有淑

德奏上德之頌帝周游行時元妃嫫祖死于道令次妃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六

醜婦人

<2004-676>

嫫母監護于道以時祭之因以嫫母爲方相氏 淮南
子曰嗟朕哆嚙遽除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爲美者嫫
母此惟也注此惟古之醜女 列女傳曰齊鍾離春者
齊無鹽邑女也凹頭深目長肚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
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衛嫁不售
于是拂拭短褐自謁齊王齊王方宴于漸臺左右聞之
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宣王召見揚目銜齒
謂有四始宣王喟然而歎納之爲后 韓詩外傳曰齊
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
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

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
肉善如量而去苦少耳吾肉不善雖以他附益之尚猶
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傳曰目如
擗杏齒如編蟹 列女傳曰齊孤逐女者孤無父母其
狀甚醜三逐于鄉五逐于里過時無所容乃造襄王之
門而請見王輟食而起左右曰三逐于鄉者不忠五逐
于里者少禮何足爲貴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
應者異類故也其人必有與人異者遂見與之語而悅
之遂以爲齊相妻 莊子曰陽子之宋宿于逆旅人有
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

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東觀漢記曰梁鴻同郡孟氏其女名光狀貌醜而黑能舉石曰擇對不嫁年三十鴻聞聘之

醜婦人三

原勃屑 龐廉 楚辭西施媼媼而不對嫫母勃屑而日同宮舉世以爲恒俗固將愁苦 誕女 亮妻世說王葛而終窮麗音龍孟取古好女 語婦曰神色界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室言龍孟取古好女 語婦曰神色界下殊不似公習鑿齒襄陽記黃承彥謂孔明曰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面而才堪相配君子孔明許焉載送之時人以爲

笑樂鄉里爲之諺曰莫作 印鼻 宿瘤 上齊鍾離事

傳齊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 惠妃 允婦 王隱

武帝爲太子納妃久不決上欲娶衛瓘女楊后欲娶

賈而多子端正而長白賈家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也

勸曰阮嫁醜女于鄉故當有奇醜交禮竟許入內見婦即欲

新婦所乏惟容耳然士有百行君有四德卿有其幾許曰皆備

效曠 孿耳 莊子西施病心而曠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

門而不知曠之所以美也 下見登徒子賦 增 猴面

鹿頭 偃肩 蟠腹 上見劉思真醜女賦 朝野僉載兵

酒家有婢蓬頭垢面偏有蟠腹 醜婦人

陋惡舉世所無朱悅之忘寢食 醜婦人

醜婦人四

增

嫫母倭傀

四子講德論曰嫫母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

後宮花燭

唐書中宗

好與朝臣狎戲韋庶人微時有一乳母寔蠻婢也既老且醜齒落髮秃于後宮列花燭嫁為御史大夫竇懷貞妻俗謂乳母之壻曰阿奢懷貞每進表狀列其官位必曰國奢欣然有自負之色

醜婦人五

增

詩唐李白詩曰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壽陵失本

步笑殺邯鄲人 又張又新詩曰牡丹一朵直千金將

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欄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

原賦楚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登徒子妻蓬頭攣耳斷

牛語反脣歷齒旁行踽踽又疥且痔 劉思真醜婦賦曰

人皆得令室我命獨何吝不遇姜任德正值醜惡婦才

質陋且儉姿容劇嫫母鹿頭獼猴面椎額復出口折額

靨樓鼻兩眼顚一作切如曰膚如老桑皮耳如側兩手頭

如研米槌髮似掘埽帚惡觀醜儀容不媚似鋪首闇鈍

拙梳髻刻畫又更醜妝頰似狗舐額上獨偏厚朱脣如

踏血畫眉如鼠負傅粉堆頤下面中不徧有領如鹽豉

囊袖如常拭釜履中如和泥爪甲長有垢脚靴可容箸

熟視令人嘔

長大人一

原周書曰丘陵之人專而長 禮斗儀曰君乘土而王

人部

月益頁內卷三十五十六

醜婦人

四

者其人長 **增**又曰臣乘金而王其民洪白長大
淮南子曰東方之人長

長大人二

原帝王世紀曰禹長九尺九寸殷湯長九尺 又曰季
歷之妃生文王昌身長十尺 孔演圖曰孔子長十尺
大九圍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長一丈眉間一尺 **增**
蜀王本紀曰秦襄王時宕渠郡獻長人長二十五丈六
尺 **原**漢書曰韓王信長八尺九寸張蒼長大肥白如
瓠金日磾長八尺二寸東方朔九尺三寸 河圖龍文
曰龍伯國人長三十丈以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又以

東十萬里得佻國人長三丈五尺又以東十萬里中秦
國人長一丈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
千萬丈又有金剛敢死力士長三千萬丈天中太平之
都有都甲食鬼鐵面兵長三千萬丈 東方朔神異經
曰西南大荒中有人焉長一丈其腹圍九尺踐龜蛇戴
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
少知天下鳥獸言語知百穀草木鹽苦名曰聖一名括
一名先一名無不達凡人見拜者令人神智 又曰西
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一千六百里腹
圍一千五百里但日飲酒五斗不食魚肉五穀唯飲酒

好游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名無路
之人一名仁一名信一名神 **增**又曰東南有人焉周
行天下其長七丈腹圍如其長不飲不食朝吞惡鬼三
千暮吞三百此人以鬼爲食以露爲漿名曰尺郭一名
食邪一名赤黃父 漢書曰王商長八尺餘身體洪大
容貌絕人單于來朝見商而拜 又曰朱雲字子游魯
人少時任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貌甚壯以勇力聞年
四十乃變節從博士白子反受易 又曰賈逵長八尺
二寸京師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後漢書曰郭
林宗儀貌魁岸身長八尺聲如鐘 三十國春秋曰東

萊太守王鸞未仕時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
據鞍由鎧燕王慕容德見而奇其魁偉賜之食一進一
斛餘德驚曰所噉如此非耕而能飽而才貌不凡堪爲
貴人可以一縣試之由是拜逢陵長甚有治績 崔鴻
前秦錄曰鹿溫字處嘿西平人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清
辯善論雄武便弓馬孝友貞亮聲高一時 宋書曰南
郡王義宣爲荊州刺史白晢美鬚眉身長七尺五寸腰
帶十圍 齊書曰王茂先身長八尺潔白美容儀齊武
帝布衣時常見之歎曰王茂先堂堂如此必爲公輔
北齊書曰肅宗孝昭皇帝諱演字延安聰敏有識度深

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表風望迥然獨秀 又曰神武時盧曹率其徒自薊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爲馬槽脰長丈六以爲二稍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惟彭樂彊舉之未幾曹遇疾痛聲聞于外巫言海神爲祟遂卒 周書曰庾信字子山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喜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頽然有過人者 五行書曰開元二十二年四月獻長人名李家龐長八尺有五寸 唐書曰李義琰身長八尺博學多識高宗每有顧問言皆切直 夷堅志曰淳熙間蘇州有唐姓者兄妹皆長丈二日陷井

餘行倦則依市簷憩坐如堵牆不可出出則傾市觀之詔廩之殿前司德壽欲見之遣詣北宮懼其聚民乃卧而泛之河至望仙橋專舟焉 語林曰成化辛丑蘇州衛數軍士以禦倭汎海爲大風飄至一島一人從林中出長可三四丈深目黑面猙醜不堪見數人悉以藤貫穿之繫于樹上已而復入衆極力斷之而竄始放舟前者偕數輩來以手攀舷舟中一勇士急掣刀斷其指始舍舟去觀其斷乃中指一節長尺有四寸貯嘉定庫

長大人三

捕魚

張烏

山海經長臂國人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注云其人手下垂至地 晉朝雜

記永嘉元年有鷺鳥集于始安縣南其里之鷺陂中民
周虎張得之木矢貫鐵長六尺有半計其射者應長一
丈五六尺也倭國人常行遭風吹渡大海外見一國人
皆長丈餘形狀似胡蓋是長翟別種箭始將從此國來
也

林父 支提 林東方朔神異經東南隅大荒中有
子橫洞冥記有支提國父焉其神異經東南隅大荒中有
尺有三手一當胸一手當腹一手當背各長三丈二指
列子大壑中有五山天帝使巨鰲戴五山龍伯國有大
人釣六鰲連負而歸因灼其骨天帝怒滅龍伯之國
下大荒中 猿臂 虎口 尺猿臂長脇好騎駱駝一丈五
尺郭知運長七 原腰十圍 跡六尺 亮晉書尹緯字景
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魁梧有爽氣 史記 見
秦始皇時有大尺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脚跡六尺 見
襄武 出蓬萊 魏志咸熙三年有大人見襄武縣長二
黃巾 漢書王莽時有奇士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
本出於蓬萊東五城西北詔如海濱輶車不能載三馬

不能勝即日大車駟馬 睂見軾 骨專車 穀梁傳魯
建旗載詣闕卧則枕鼓 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長狄也兄弟三人太害中國瓦
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
其首眉見于軾 國語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
吳子使問仲尼仲尼曰昔禹致羣臣于會稽之山防風
後至禹戮之其骨 馬騰雄異 趙壹魁梧長宏漢紀
節專車此為大矣 馬騰雄異 趙壹魁梧長宏漢紀
馬騰其長八尺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溫厚人多敬
之 後漢書趙壹字元淑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鬚眉
恃才傲物為 河流大履 海汎中衣 祖沖之述異
鄉曲所擯 四年有長人見身長五丈語張靖曰今當太平新平令
以聞健以爲妖妄名靖繫之是月霖雨河渭之溢河津
監寇登于河中流得大履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頗
指長尺餘文深七寸 魏志黃初中元菟太守王慎
高麗過沃沮國其東臨大海近布所出問其耆老海東
復有人否云嘗在海中得一布裙身如中人衣兩袖長
二丈即長 巨霸枕鼓 申香拂蓋 上詳出蓬萊注
人部 巨霸枕鼓 申香拂蓋 上詳出蓬萊注

符堅以乞活夏默為左鎮郎護磨那為右鎮郎申香為拂蓋郎默等身長一丈八尺並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飯一石肉頤而長兮數之極也詩猗嗟昌兮頤而長者不過十尺數之極也銅頭鐵額鉛爪鋸牙海上見二身不食火雞禽獸或搏人以食廣額深頤秀眉明目書孔昭楊收長六尺二寸廣額深頤疏眉目後漢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入學究書結賢待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士阮翁仲南安人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端勇少為縣吏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聲震匈奴秦以為瑞象仲死遂鑄銅為其像置咸陽宮司馬門外匈奴至有見者猶以為生涼州記呂光字世明連結豪賢好施待士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生寅印性沉重質畧寬猛布衣時異之曰此非凡人齊夢盤庚郭稱顏子

樂語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一人甚長而大大下而小上其言甚怒怒好仰晏子曰若則盤庚夫盤庚之長九尺有餘大下小上白也而驂其言好仰而聲上公曰是也怒怒若師不如達之遂不伐宋也晉書羊祜身邑見之曰此今之顏子也郭一丈八尺三十六年魏畧天竺國人身長一丈八尺括地圖牽犬東萊大人國孕三十六年而生兒白首長丈釣魚橫海漢武故事公孫卿至東萊云見一人長五子因忽不見孫綽子海人與山客辨其方物海人曰橫海有魚傍陰數國東極有大入斬木為策短不可杖釣魚華山之頂車隣國女波谷山人魏畧車隣國一吸萬頃之波波谷山人魏畧車隣國大人之國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堂有一人蹲其上張臂兩薦以大夫拜為馬監史記晏子為齊相出其妻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大問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長大人

長大人四

三丈

左傳魯叔孫得臣敗長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
終生春其族以戊戌之理其首于甸之北

門鄠
由是遂

伐齊獲其弟榮如埋其首于周之北門鄭瞞注鄭瞞長狄國名蓋長三丈臂節非常恐後

代怪之
記其處

千仞楚詞東方長人
千仞惟魂是索
金人十二前五志

秦女自
人見于
器作

是歲始皇初併六國友喜以爲瑞銷天下

十臨
四洮

明禍亂之起又三輔舊事鑄金狄十二各重

于阿房

殿前
千秋八尺
寢郎
戾太子
敗千秋
訟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creases and discoloration, characteristic of old paper. There is no text or other markings on the page.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discoloration and a small, dark speck near the top center.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is bound into a dark, textured cover.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discoloration and a dark, irregular vertical stain along the left edge. A small, faint red mark is visible near the top center of the page.

太子寃
長八尺

上乃名見千秋
餘體貌甚美

增形皆偉壯
東觀漢記馮異字衛伯魏郡人

曾祖父
魏間榮

楊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趙之號爲萬石君焉兄弟形皆偉壯惟勤祖偃長

乃爲子

尺長自謂短陋恐子孫似之
力能扛鼎書虞

占者以

爲吉及長身長六尺六寸腰帶十圍力能扛鼎

止端詳

端言相見乃令入朝雋身長八尺鬚髮皓然容
 清朗天下與之同席而宰相之才裴景

坐因訪
書姚養

洛陽故事不覺屢爲前席
荷聖遣僕射尹緯詣闕陳事
聖見緯貌魁梧

史所爲作

儀狀魁岸司馬彪序傳司馬祖祖父雋字元異

博學好義

古倮黨有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十圍
岸行與衆有異鄉黨宗族咸景附焉
白皙長

大孔白帖

齊映爲哲長大
姿狀秀偉
又曰武儒儀姿狀秀偉
心無憂患

17

出益真白卷三十五
長八

三秦記燔燔西盡大秦隔海心無憂遇善風不經二旬心
日得渡心憂數年不得渡諺曰心無憂患不經二旬心
若憂患遠離三春土人賢有男女皆長
二丈端正風雨不和則讓賢而治之

長大人五

原賦漢司馬相如大人賦曰世有大人今在乎中州宅
彌萬仞今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輕舉而
遠遊垂絳幡之素霓戴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脩竿兮
總光耀之彩旄垂旬始以為縵兮曳彗星而為鬚掉指
揮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攬攬槍以為旌兮靡屈虹
以為綢江杳渺以泣泣兮焱風動而雲浮

原讚晉郭璞長臂國讚曰雙臂三丈體如中人彼曷為

者長臂之人脩脚是負捕魚海濱 又夸父讚曰神哉
夸父難以理尋傾河及口遁形鄧林觸類而化應無常
心

短小人一

方言曰侏儒短人也紫矐短也江湘之會曰紫 又
曰齊桂林之中謂短曰矐東楊之間謂之俯 占夢書
曰凡夢侏儒事不成舉事中止後無名百姓所笑人所
輕

短小人二

荀非相論曰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

子貢短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衣然白公之
亂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掌耳 博物
齊桓公獵得一鳴鵠宰之嗉中得一人長三寸三
分 白圭之袍帶劍持刀罵詈嗔目後又得一折齒方
圓三尺問羣臣曰天下有此及小兒否陳章荅曰昔秦
胡克一舉渡海與齊魯交戰折傷板齒昔李子敖于鳴
鵠嗉中遊長三寸三分 古文璣語曰齊景公伐宋至
曲陵夢見有一短丈夫賓于前晏子曰君所夢何如哉
公曰其賓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甚怒好俛晏子曰如
此則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

好俛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
不果伐宋 原國語孔子曰僬僥國人長三尺短之至
也 增說苑曰齊遣淳于髡至楚髡為人甚小楚王甚
薄之謂曰齊無人而使子來何長也對曰臣無所長臣
腰間七尺之劍願斬無狀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
共飲酒 原漢武故事曰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衣冠
俱足名曰巨靈 漢書曰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
于事樓護為人短小精辨 增又曰郭解為人短小恭
儉諸公以此重之 又曰宣帝時渤海盜賊起上以龔
遂爲太守召見遂形貌短小帝心輕焉及對賜黃金乘

傳去

原何承天纂文曰漢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二

尺汝南先賢傳曰周舉字宣光姿貌短陋有晏子之

風魏書曰王粲樂進竝爲人短小

增魏略西域傳

曰短人國在康居西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康居長

老傳聞常有商行迷惑失道到此國中甚多夜光明月

之珠去康居可萬餘里魏志曰倭南有侏儒國其人

長三四尺去女王國四千餘里吳錄曰張蕃字仲輔

爲人短小顧譚以短戲之曰侏儒侏儒有何德令我思

君罔極宋書曰孫權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

來到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權權問方土謠俗論

俱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黥歛短人論見之曰大

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論還

本國續搜神記曰司徒蔡謨親有王蒙者單獨常爲

蔡公所拔養蒙長纔及三尺似爲無骨登牀輒令人抱

上宋書曰王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崔鴻前

涼錄曰宗醜字仲業慷慨有大志清素敦樸不好華競

形狀短小體有鱗甲仕至西平太守三國典略曰齊

孟業有盛名初司州牧清河王岳聞業名召爲法曹見

其容貌短小笑而不言及尋斷決之處乃謂業曰卿決

斷之明可謂有過軀之用啟顏錄曰唐長孫元同有

機辨貞觀中嘗在諸公主席高密公主云我段家兒郎
亦有人物走令喚取段恪來令對元同段恪雖微有詞
其儀容短小召至始入門元同即曰為日已暗公主等
即大驚怪云日始是齋時何為道暗元同即指段云若
不日暗何得短人行坐中大笑恪面赤更無以對因
話錄曰北省班諫議在給事下中書舍人在給事中下
裴佖為諫議形質短小諸舍人戲之曰如此短何得向
上裴佖曰若怪即曳向下眾人皆大笑天中記曰阮
孚性機辨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愛重常於室內
置酒十瓶瓶大一斛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適入室即

見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入王家坐相對宜早
還宅因持酒去文帝憮然大笑續世說曰桑維翰身
短面廣每對鑑自歎曰七尺之身何如一尺之面後登
第同榜四人秦王幕客陳保極戲謂人曰今歲有三箇
半人及第以維翰短陋故謂之半人

短小人三

原臧紇

高柴

左傳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敗于狐駘國入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

我君小子

休儒是使休儒休儒敗我于邾注臧紇短小故也家語高柴字子羔不過六尺為人篤孝

優旃

蔡義史記優旃秦倡侏儒也始皇時置酒天雨

承相時年

八十餘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僂僕常

人部

荆楚類編卷三百九

短小人

古

乃史持夾 楚葉公 齊晏子 上見二 晏子春秋曰
門晏子不 眇丈夫 短主簿 史記曰孟嘗君之趙趙
公為魁然也 今謂之眇 小丈夫耳 晉書曰
王珣為桓溫主簿為人短小故號曰短主簿 蔡賦巴
馬 郭讚 譚人 蔡邕 短人 賦曰巴嶺馬今押下狗 列
讚 王敬端方 張松放蕩 松為人二 益部雜記曰張
節 西海畏鵠 東方給騶 神異經曰西海外有鵠國
畏海鵠海鵠遇則吞之壽三百歲人在鵠中不死 漢
書曰東方朔給騶無益于縣官 以若曹耕田力作不及人
從軍不任軍事無益于縣官 增 遂拜府丞 乃為侍
今欲盡殺若曹 朱儒大懼 官 增 遂拜府丞 乃為侍
讀後漢書曰汝南周滂字次彥世祖到常山問可治兵
有詞理拜為潯陽府丞 梁典曰徐摛起家太學博士
周拾舉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然堪此選

乃為晉安 宜為學士 令作左丞 山堂肆考邇英閣
王侍讀 儒殿在叢竹中制度極小王遵叔久在講筵而人品短
小同列戲之曰公宜為隆儒殿學士 續世說五代崔
善為為左丞如鈞隨例得封侯 膊上全無項胸而偃之
曰崔子曲如鈞隨例得封侯 膊上全無項胸而偃之
日行千里 壽踰萬歲 神異經鶴如飛鳥皆長七寸
曰員嶠山有陀移國 性辟虫豸 形類螻蛄 神異經
人長三尺壽踰萬歲 一寸人遇其乘車食之其味辛楚終不
荒中有小人如螻蛄識萬物名字殺腹中三虫 廣志曰東
為虫豸所傷並識萬物名字殺腹中三虫 廣志曰東
方有小人如螻蛄識萬物名字殺腹中三虫 廣志曰東
撮之滿手得二十枚 迎風則偃 曝日而歸 曰僊僊
國一人長一尺六寸迎風則偃 曝日而歸 曰僊僊
宿一曰焦饒長三尺其國草木夏死而冬生去九疑三
萬里 曰焦饒長三尺其國草木夏死而冬生去九疑三
因名善語國常羣往日下自曝其身然乃歸飲子露為
漿 智過其軀 身不如面 父風魏文成帝見而悅之
人部 短小人

曰吾嘗歎陸侯智過其軀是子復踰其父矣
下桑維翰事見二

短小人四

身長三尺史記東方朔曰臣朔身長九尺三寸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侖儒飽欲死臣朔
重飲死二百四十侖儒飽欲死臣朔
曰何郡小吏送京師正月朝于德明殿明帝怪其短小問
以金善用三短北史曰李諧為人短小六指因癭而
李諧善時稱短李孔帖曰李紳為人短
唐書曰陽城為道州刺史精悍時稱短李紳為人短
歲貢諸朝城秦州民盡短自是罷儒
李希烈叛關播盛稱李元平帝拜汝州別駕元平募人
築城李希烈陰使亡命應募縛元平去希烈以其眇小
無髮戲李希烈誠曰使汝
取元平乃以其子來耶
儀質陋倪少儀質陋倪
州民盡短

才及中人

又曰辛讜癯短才及中人

朱衣元冠

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寸

圍如長朱衣

人長二尺

拾遺記曰廣延之國人長二尺

長安人腊

元冠乘輅車人長二尺之國人長二尺
南都新書曰長安中嘗見有人腊長尺許眉目手足悉具或以為焦饒氏

短小人五

原賦蔡邕短人賦曰侏儒之人僬僥之後出自外域戎狄別種去俗歸義慕化企踵遂在中國形貌有部名之

侏儒生則象父唯有晏子在齊辯勇匪景拒崔加刃不恐其餘庭公劣厥僂窶嚙噴怒語與人相拒矇昧嗜酒喜索罰舉醉則揚聲罵詈恣口衆人患忌難與竝侶是以陳賦引譬比偶皆得形象誠如所語其辭曰雄荆雞

人部

附錄頁內卷一百五十六

短小人

七

兮鶩鵲鵲鵲鵲兮鶩鵲鵲冠戴勝兮啄木兒觀短人
兮形若斯蟄地蝗兮蘆螂且及子如繭中蛹兮蠹蠕音而而
須視短人兮形若斯木門闌兮梁上柱弊鑿頭兮斷柯
斧鞞鞞鼓兮補履僕脫推枘兮擣薤杵視短人兮形若

原讚郭璞焦僥讚曰焦僥極麼淨人又小四體取足眉
目纔了淨音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六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七

人部十六老人五十六十七十
九十百歲上壽

老人一

說文曰老考也 尚書曰五福一曰壽 易曰枯楊
生稊老夫得其女妻 毛詩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又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鮐背以引以翼 禮月
令曰享壽星於南郊 **增**祭義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

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貴長慈幼貴老為其近于親也
又曰天子巡狩諸侯待於境天子先見百年者問其

以百年者所在而往見之 子曰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續漢書曰仲

秋祠南人星於國之南郊

老人二

論語識曰堯舜遊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遊河渚曰河圖將浮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昴尸子曰湯問伊尹曰壽可爲耶伊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禮記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周書曰文王召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守守之哉傳之子孫尚書中侯曰齊桓公封禪謂管仲曰寡人日暮仲父年艾左傳曰燭之武對鄭伯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

今老矣無能爲也已

增又曰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

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又曰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洛汭劉子曰美哉禹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也國語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任爲東阿既行而君悔焉使人追之囑使者曰未至追令還已至勿追未至東阿使者反齊君問故使者曰臣見子奇同載者皆白首矣夫老者之智少者

之決此必能治東阿矣王曰善哉 **原**說苑曰楚文王伐鄭使王子革子露居二子出遊老人戴畚從而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畚 戰國策曰昔者秦魏爲與國齊楚約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出可乎曰敬諾遂約車遣之且說秦王秦王遂發兵救之史記曰秦始皇謂王剪曰將軍老矣何怯也 又曰伏生秦博士孝文欲求治尚書天下無有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老不能行詔晁錯徃受之 **增**又曰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自謂七十嘗從武安侯飲坐

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遊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 **原**漢書曰馮唐老爲郎文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爲郎 又曰張安世薦蘇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宣帝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 神仙傳曰淮南王安好道術八公詣門門者見其垂白不肯通八公皆化成童子色如桃花門吏白王王迎之登思仙之臺八公還成老人授之要道 **增**晉書曰華表太始中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以表清貞素履有老成之美而以疾固辭今聽如所上祿賜與卿同 又曰祖逖進鎮雍丘略定河

外躬自勸督農桑克已施下百姓感悅置酒大會耆老
中坐流涕曰某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復何恨 又曰周
訪少時遇善相者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
岳功名略等但陶上壽周下壽優劣在年耳 原世說
曰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簡文問曰卿何以先老
答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姿隆冬轉茂 增齊
書云虞玩之字茂瑤年老有疾請退曰四十仕進七十
懸車壯即馳驅老宜休息知足不辱臣知足矣 後魏
書曰尉元許致仕詣闕謝見於庭命昇殿勞宴賜以元
冠素服又詔克三老給上公之祿 唐書曰太宗將伐

遼召李靖入閣賜坐御前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
西定慕容惟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臣往者憑
藉天威薄展微勞今殘年朽骨惟擬此行陛下若不棄
老臣病其瘳矣帝愍其羸老不許 舊唐書曰蕭德言
以年老請致仕太宗下詔曰卿年齒已衰教將何恃所
冀才德猶茂卧振高風使濟南伏生重在茲日關西孔
子故顯當今 又曰嚴綬才器不踰常品事兄嫂過謹
爲時所稱常以寬柔自持位躋上公年至大耋前後統
臨三鎮皆號雄藩所辟士親覩爲將相者凡九十人其
貴壽如此 胡野僉載云武部侍郎侯知一以年老敕

令致仕知一乃詣朝廷跳躍馳騁以示便捷時謂知一不伏致仕 開元遺事曰開元東封有太原人于伯龍者年一百二十八歲精爽不昧其子已卒兩孫隨之各年七八十 事文類聚曰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見五世孫者道路險遠生不識鹽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治五味而壽亦衰矣 洞微志曰李守忠爲承旨奉使過海至瓊道逢一翁自稱楊遐舉年八十一其叔父皆年一百二十餘又見其祖自稱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次見如

雞窠中有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其年歲 幽怪述異記曰鍾離人顧思遠年一百十二歲七子年少者已六十頭有肉角長寸許穰城有人年一百四十歲不能飲食曾孫婦乳之荊州人張元始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一百十六歲終將終人人告別又窮山林處處履遍 周史曰五代王仁裕家遠祖母二百餘歲 又曰蕭愿字惟恭梁宰相頃之子也事父母以孝稱後爲兵部郎卒之時年七十餘母猶在堂一門壽考人罕及者 洞微志曰邵伯溫言洛陽有老人曰党翁者賣藥洛水北南行步甚快自言五

代清泰中嘗爲兵經事柴世宗有放傳公帖可驗其衣服猶唐裝也有妻無子有問以前事者皆不答元豐中不知所在計其壽當一百七八十餘元史列傳曰拜降父忽都武勇過人從世祖南征年幾七十每率先士卒冒矢石身被數十創戰功居多又曰高納麟至正十二年江淮盜起帝命總制江浙三省軍馬詔直省舍人海玉傳旨慰諭納麟北面再拜曰臣雖耄老敢不黽勉從事盡餘生以報陛下又曰石天應爲陝西東路行臺兵馬都元帥召將佐謂曰吾年垂六十耄耄將至一旦卧病牀第聞後生輩立功名死不瞑目矣又曰

竇默年八十公卿皆往賀帝聞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於上帝加益數年留朕左右共治天下惜今老矣悵然者久之又曰王磐廣平永年人日本之役師行有期磐入諫帝震怒且曰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豈有他心而然耶磐對曰臣赤心爲國故敢以言今臣年已八十况無子嗣他心欲何爲耶年至九十二卒之夕有大星隕正寢之東又曰李治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世祖即位復聘之欲處以清要官治以老病求還山至元二年再以學士召就職暮月復以老辭去卒年八十八又曰吳澄撫州崇仁人至治末修英宗實錄

成即移疾不出天曆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
爲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
澄卒年八十五 又曰曹伯啟天曆中起爲淮東廉訪
使陝西道行御史臺中丞使驛敦遣伯啟喟然曰吾年
且八十尚忘知止之戒乎終不起天下高之 又曰趙
世延拜中書平章政事固辭不允詔以世延年高多疾
許乘小車入內至順元年與修經大典屢奏臣衰老乞
解中書政務專意纂修帝曰老臣如卿者無幾求退之
言後勿復陳 又曰王英益都人善用雙刀人號之曰
刀王至元中李志甫等兵起時英已致仕伯撒里謂僚

佐曰是雖鼠竊狗偷非刀王行不可其人雖老必可激
以義乃使迎致之英曰國家有事吾雖老其可坐視乎
據鞍橫槊精神飛動馳赴焉 又曰至正中毛貴陷益
都英時年九十有六乃謂其子弘曰我世受國恩今老
矣縱不能事戎馬以報天子尚忍食異姓之粟以求生
乎數日遂卒 明詩傳曰林春澤字德敷年百歲有司
爲建人瑞坊子應亮以戶部侍郎侍養亦年七十矣拜
起矍鑠如少壯卒年百有四歲 又曰楊巍以太子少
保晉太保歸田十五年年九十三而歿功名壽考未有
其比 又曰董濬字復宗年六十七徃師王陽明晚究

心內典 又曰文徵明授翰林待詔未衰求退清名長
德主吳中風雅之盟者三十餘年年九十而卒

老人三

原永錫 有終詩永錫難老 禮記大
女傳石磻曰老耄矣 避車 墮履 禮記見老者則
不以其任而弟達于道然 避車 墮履 禮記見老者則
良傳良遊下邳地上有道矣父注謂擔持物也 張
雞皮 鶴髮 史劉熙釋名云咽皮如雞皮 五代 二毛
三赦 左傳君子不禽二毛 二毛 曰曰老矣 愛其 皤皤 冉冉 固
辟雍詩皤皤國老 離 上齒 減年 禮記虞夏殷周
有遠年者其將至今 百姓感化減年從役 善飯

安車 廉頗傳趙王欲用廉頗使使視之使者還報王
校道病卒 增 大齊 長生 莊子楊朱曰百年壽之大
廣成子曰無勞女形無 四事 三願 民之不得休息
王出獵於社山先生獨不拜疑而問之對曰未 澣裙
見人皆拜問丘先生願郎中令建白首臣富賜臣貴 澣裙
留枕 漢書石建為郎中令舍竊問侍君石君尚無恙每五
身自澣濯復與侍者不令萬石君知之取親中裙廁踰
史命相東王愛奇 躍馬 跨鞍 源懷傳源懷正始初
重異 遂留其枕 躍馬 跨鞍 源懷傳源懷正始初
持節 雖衰尚得如此 蠲蠲 雖畏壯輕 躍馬 跨鞍 源懷傳源懷正始初
氣力 雖衰尚得如此 蠲蠲 雖畏壯輕 躍馬 跨鞍 源懷傳源懷正始初
時年 六十 皓白而氣力未衰 跨鞍 魏書畢眾敬年已
七十 鬚髮皓白而氣力未衰 跨鞍 魏書畢眾敬年已
人部 鬚髮皓白而氣力未衰 跨鞍 魏書畢眾敬年已

不倦 彌勤 王公胡昭外同乎俗內秉純潔心非其好
史趙逸字思羣性好墳典白霜顏雪髮唐李太白
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
猶到冰霜顏雪滿肩公皓髮華顛漢武故事帝過
詩素髮問曰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
眉上曰何下遇也駟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
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至老不遇
類書蔡邕曰華顛胡老又崔駰達旨曰齊有閭丘昂
泰甘羅童稚而報趙胡老又崔駰達旨曰齊有閭丘昂
八而求仕宣王曰子年尚雅問丘昂曰昔項行年十
二而治天下秦項素七歲為聖人師由此觀之昂不肖
耳年不雅矣宣王曰未有尺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
也夫上亦華髮墮一氣同甲樂工致語云六人四圖
顛而後可用耳 一氣同甲樂工致語云六人四圖
百四十歲好是同貞一氣生 景苑文潞公程珂司馬
旦席汝言皆七十八為同甲會潞公詩云四人三百十
二歲況是同 榆年 滋景 漢孟嘗傳年歲有訖桑榆
生甲午年

半賞 爾若光初按 滋景 崦嵫之景 杖鉞 書屏 肆山堂
若光若木之光一喻老一喻少也 杖鉞 書屏 肆山堂
宋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昔師尚父九十杖鉞
秉旄猶未告老此諸葛亮遜所以屈張昭也 又宋劉
器之曰富韓公年八十書座 原無下拜 不提挈 傳
屏王使宰孔如瓶防意如城 原無下拜 不提挈 傳
勞賜一級無下拜 禮昨曰以伯舅老耄加 操几杖
給韋袍 書禮記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注從就之晉
苦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 增真率會 耆英堂
儒乃謫主者遂給韋袍複帽 潞公傳文潞公留
守西都集洛中公卿大夫年高有德者為耆英會就資
聖院建大夏 摩銅狄 授玉杖 東漢劉子訓有神術
曰者英堂 摩銅狄 授玉杖 東漢劉子訓有神術
秋人於長安東曰適見鑄此已五百歲矣故張天覺詩
曰鶴髮飄飄紫府仙摩娑銅狄不知年 續漢書曰民
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舖之以糜玉杖長 種壽泉
九尺端鳩飾鳩不咽之鳥欲老不咽也 老人

却老霜清異錄又以九鍊仙家以津液灌既丹田為壽

德尚齒深計遠謀傳曰楚丘先生貴德而尚齒韓詩外

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

乎吾將死何暇哉我使而老矣使我深計而遠謀乎追車赴馬

設精神而死何嫌疑吾乃始壯矣何老之有乎同爵尚

齒敬長貴老禮軍旅又貴老為其則尚齒而弟達於軍

況也皮似班梨目如濁鏡有班黑如凍黎老人皮

日暮塗遠鐘鳴漏盡史記主父偃

遠故劍行逆施之魏田豫為衛尉乞遜位司馬宣

王以豫壯未聽豫報書曰年過七十而居位猶鐘鳴漏

盡而夜行不止罪人也拜大從衰得白引戶校年

中大夫食卿祿年八十二薨從衰得白引戶校年

文選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引戶校年

白得老禮記三王養老皆引年注髮將種種

心既諄諄左傳盧蒲癸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

音吐鴻暢年力康強唐書盧鈞為太子太師帝

致仕入對儀音吐鴻暢舉朝咨歎石林燕語文潞公

對曰無他臣但能隨意自適不以外攝生有道乎潞公

物傷和不敢作過當事上以為名言廉頗遺矢高

允墜車本傳廉頗奔魏趙王復思頗使使者視頗還報

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本善飯然臣與坐頃之三遺矢

識無損孝文以為驚奔車李嶠龜息裴度龍鐘山堂

覆傷唐袁天罡與李嶠同宿袁聽嶠息在耳中賀曰郎君必

壽此龜息也劇談錄裴管公微時羈遊洛中一日策

立曰蔡州何時得平見晉公愕然而退有僕夫在後聞

其語曰適憂蔡州未平須得此人為相精爽不衰

僕以告公公曰見我龍鐘故相戲耳老人

進取彌銳

魏書羅結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百二十卒

年八十餘

錢朗顏童

喬林耳聾山堂肆考錢朗南

祿大夫文宗朝歸隱廬山得補腦還元之術元孫數人

已皓首矣而朗顏貌猶如童子一日語家人曰我適為

餘歲本傳唐喬琳衰老耳聾上顏色如生年一百七十

猶知管任

不復事人

世說山公以器識重朝廷望

傳梁震唐末登進士第高季興愛其才欲留之震退而

築空洲上披鶴氅稱荆臺隱士曰吾老不復事人矣

原渭濱之叟翼周公太商洛之皓叟漢四皓

在泥塗

馮唐屈於郎署

矧過及耄之年宜申在

宥之典

教將行於邦國

弟先達於朝廷況當尚

齒之朝

難許遺年之議

少不如人方辭鄉國之使

老而無子始為絳縣之師

安車駟馬雖申公之已

老深計遠謀乃楚丘之始壯日落桑榆感末光而

向盡

年催蒲柳嗟弱質之先零

原五十養鄉

禮記五十杖家禮記五十杖於家

異張

禮記五十杖於家

命爵

服官政

禮記五十杖於家

不致毀

不成喪

禮記五十杖於家

不力政

命為大夫

禮記五十杖於家

老鄉

車不弔

禮記五十杖於家

啟蒙

親沒不髻

禮記五十杖於家

漢高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眾善置為三

老鄉一人擇鄉三老為縣令丞尉以相教勿繇成

增知非

朱文公五十七編易學啟蒙孝經

方娶

老人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遲歸

李江南野史陳賦處士五十方娶

白髮榮

名東坡

詩白髮蒼顏今五十三家強遣試

除侍讀

薦御史

唐韓愈年五十一除中書舍人又除翰林侍讀

諸經堪任

御入京師直玉堂入京師其生素貧初

史太常博士

父郎中田十餘畝周興任之以婦灑其

貶潮陽

孔子年五十二上疏論佛骨貶潮州刺史至藍關有

詩云雲橫秦嶺家何

在雪擁藍關馬不前造僧廬赴幕府韓愈在潮州

有一老僧號大顛

明識道理愈造其廬及來袁州留

依服為別

杜甫年五十四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

深覺負平生

崔元諒任益州參軍後娶婦忽夢人云

此家女非君之婦

君婦今日方生乃夢中相隨到東京

履信坊住一屋下見婦人生女曰是君婦崔寔殊不之

信俄所議之女暴亡後官四品年五十八乃婚韋涉妹

年始十九居履信坊下尋年當富貴川薪柴以給食

勘歲月正與讀書其妻羞之買臣曰過二融與魏武

擔來薪行且讀書後拜會稽太守始應召孔愉年五十一

帝書曰五十當富貴後拜會稽太守始應召孔愉年五十一

至公為始滿又過二始應召孔愉年五十一

松菊主人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一取一爵祿譬

不見其味將為松菊何有宦情雲南史何遜隱若耶山

特進光祿大夫遺領軍司馬王果之以手報諭意情始

杜陵遠客杜甫年五十六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詩始

工詩本傳唐高適年五有濟時意江南野史辛儻五

濟時得第見為忘形交郊年五十得進士第郊為詩

人部

謝監貢為卷三百五十二

老人

意

意

意

意

有理趣為愈所稱卒加三樂天詩老校於君年幾

今年花前樂天詩今年長慶秋樂天詩長慶二年

三品官同上年已為三品娶丞相女孫明復先生居

悴鬚鬢皓白家貧不娶故相國文定公李迪就見之歡

疾奈何弟之妻其賢可以奉先生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

於是曰宰相女不妻先生不為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先生

之賢名入中書分定錄曾公慶曆八年過杭州同僧

婦人衣潔獨行而前呼曰上座從曾舍人來耶廬山

高節家於廬山之陽時上令以剛直不屈於上位即棄官

也高其節作廬山詩以美之衰顏東坡詩贈寫真道士李得素曰

此如小學書成朱文公五十八原六十宿肉禮記六十

不親學弟不能修禮不與戎六十不歲制禮記六十

養國杖鄉禮記六十又六十杖於鄉順指耳順六十

曰耆指使注指使使人也言不增年登旬滿詩今

蘇轍詩年更六十七旬滿三百六致仕封王范

怒罷文仲歸公上疏爭之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

都薨年六十九真宗臨哭之追封濟陽郡王刪詩書

序學庸十子序大學中庸章句建大功為常伯祐

字叔子遊汶水濱父老謂曰孺子有奸相年六十建大

功既言便去不知所終魏善相者謂應璩曰君六十

而當有厄居喪不毀征蠻可用禮記六十不毀

援年六十二請擊五溪蠻帝慰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
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
鑠哉足翁
增景薄西山 老如盛年 東坡我年六十
遂遣援行狀伊川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薄三十而浸
盛四十而壯五十而後全今六十三矣校其筋力如盛年無
損若人待老而保 心情多少 志氣奮揚 在六十二
生是猶貧而畜積 阿那壞犯寒詔李崇以本官都督北諸
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揚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
六十壯之朝臣咸稱善 為博士 學士時公孫弘年
為博士 清源丞 唐張柬之年六十三為清源
十杖國 養學 禮記七十杖于國 賜杖 斷輪 詳受
注 莊子齊威公讀書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釋椎鑿
而問曰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夫臣斲輪不能以
喻臣之子臣之子不能受之於臣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則席 懸車 七十君問則席注則席在 **增**抱麟
跨鶴 孔子東萊生不知何許人少遇異人授以修鍊
乃閉一室坐養數十年一日謂家人曰吾道成 **原**賜
矣遂手畫一鶴于地跨飛而昇時年七十六 **原**賜
几杖 乘安車 禮記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
又大夫七十行役以婦人適 遇周文 師絳縣 呂望
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 遇周文 師絳縣 呂望
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爲絳縣師 **增**
增答老翁 肖嬰兒 漢使過河東見一女子答老翁
舅氏伯山甫以神方教妾使服之不精致此衰老故杖
之問其年曰妾一百三十歲兒纔七十餘耳 趙逸在魏
豹者辟世離俗居谷 好墳典 罷春秋 歷中書侍
郎好墳典年七十手 官登三品 俸沾五十 張寶藏
不釋卷 下詳後詩 老人

為金吾長歸鄴陽路逢少年田獵割鮮食倚樹歎曰張
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如此傍一僧曰六十日內
官登三品何足歎也言訖不見寶藏即時還京師時太
宗苦于氣痢眾醫不效寶藏即具疏以乳煎華方服之
瘳天詩壽及七十年俸沾五十日矣
講東堂安定期善算術成帝時貞常自算其年七十
鑿之七尺吾莫地也貞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柳即
與講于東堂之與既而長
歎豈吾齒之盡乎其月卒
帛七十非傳家事禮記七十老而傳必與揖讓
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酒肉處內禮記七十
而人君必與之揖讓謂致仕者
身飲酒食肉處不與賓客七十不與
於內謂居喪也
稀古來不知紀年左傳晉悼公夫人食輿人絳縣人
或

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
其季于今三之一也使問諸師曠曰七十三
恭敬待命問說苑成回學于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
畏驚下畏網羅夫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若身不死
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為善者少為讒者多若身不
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何子路稽首曰君何子路稽首
君曰何子路稽首曰君何子路稽首曰君何子路稽首
恭以除刑行年七十常恐斧鉞之加何敢釋恭
魏有隱士曰侯贏年七十常恐斧鉞之加何敢釋恭
魏信陵君置酒大會客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者
為天其滋味谷中三十餘家甘美其山上有大菊落水得
年百二十為天圖上方略趙克國年七十餘圖上
八十七十為天圖上方略趙克國年七十餘圖上
登祖壽何循隱若耶山循家世年皆不永惟祖尚之至
言甚悽慘後劉楊同軌孔子志陳壽與譙周別周曰昔
至八十六
人部

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至叅
 楊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
 政董德元并薦試禮部合格延對為天下第一遣報家
 政書詩云故鄉若問登科事便是當年老榜官後七十
 至叅大孔三年如來五歲大孔訪徐陵春秋陵曰小
 升坐命隋文帝幸洛陽公孫景茂謁見時年七十五帝
 之景茂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占對清明唐趙昌
 問狀時年七十而逢陛下帝甚悅
 明帝奇之復拜安南都護雉朝飛韓文牧犢子七十
 朝飛醉舞白樂天年七十四賦詩云婆娑感野雉作雉
 筋力柔疆王希夷隱嵩山師黃鵬學養生喜讀周易老
 盧齊卿就謁問政答曰已所講乾卦至九五斂容對太
 不欲勿施于人此言足矣
 祖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令講乾卦至九五斂容對太
 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証據因示諷諫微旨太祖大

悅問以治世養身之道曰治世莫如愛民養身
 莫如寡欲太初愛其言書于屏風識之不忘
 起卑辭四臣入侍鎮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
 十九而復來豈步訪兩蘇軾輟謫嶺海平生親舊無
 云中禮卒不起
 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徙步訪兩蘇軾輟謫嶺海平生親舊無
 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
 厭時谷年七十三矣將復見軾
 于海谷年七十三矣將復見軾
 卿首傳旨諭曰錫嘉名以光潛德可特賜號曰中庸先生
 生十研究聖經宜錫嘉名以光潛德可特賜號曰中庸先生
 墓姜太公陳堯佐將終自誌其墓曰宋穎川先生堯
 息不為辱三子者備可歸
 今逃求降世善農稼賞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閭井
 仕部
 人部
 開監額永卷三頁五

老人

年八十餘終素所假貸 蒼髯 雪鬚 古詩弟子蒼髯

世受遺書 又雕陽五老祁國公杜衍年八十養生世

行潔 寧仙名行高潔望之若不可及即之熙熙和易能因

事導人于善人皆化服年八十四及即之熙熙和易能因

妙庭觀其徒甚眾年八十四常精爽一日語徒曰我將

歸矣遂觀其徒甚眾年八十四常精爽一日語徒曰我將

訥推其命孤薄太宗時贊寧克史館編修壽八十四王處

寧曰母嘗謂某生時得天貴星臨門必有列土侯王在戶寧

坐至門兩作避于茅簷甚久浣浴襪藉徘徊方去拜

賜几杖 問籌策 李克字大遜延平中詔舉隱士徵克

几杖 趙克國年八十朝廷有夷大 伯始練事

議邊陲 重事常與參其謀問籌策焉 舊唐書柳公度善

公度攝生 而心力猶壯練達事體 為三公時年已八十

攝生年八十餘步履輕便或祈其術曰吾初

無術但未嘗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溫耳

不及 東西必見 九十者東行西行不敢過注不鼓過

言道經之 曰耄 十曰耄 鼓缶 易曰是之離不鼓過

杖朝 禮記八十 五豆 十者飲酒禮八 月制 制喪具

月存 詳上 不俟朝 待朝事畢歸 非人不煖 十八

復口 漢武帝令臣年八十復二第 他罪勿坐 宣帝

十已上非誣告殺 即驗 平帝詔婦女非身犯法男子

捕他無得繫當 一子不從政 八十者一 二口不預

賦 晉書 天下中庸 第一五 還尚書 僕射為太傅時年八

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伯 似老嫗 漢蔡義為丞相年八

人部 州監貢 卷之五十五 老人

似老嫗行步僂常 過廉頗 廖式張承與岱書曰足
 兩吏持夾乃能行 其人如玉 晉宋纖字令艾年
 下上馬輒自超乘不由 其木重閣拒而不見 炭銘詩於石
 泉太守馬炭造馬鐵高樓 奇木鬱鬱若鄧林其人如玉
 曰丹崖百尺青壁萬尋 奇木鬱鬱若鄧林其人如玉
 維國之琛室爾 夢兩足絹 夢有人以兩足絹與之曰
 人退寔勞我心 謂人曰老夫不 諱老 期後魏傅永字脩
 此絹足度寢而 謂人曰老夫不 諱老 期後魏傅永字脩
 免矣猶能射 八十尺也足度無餘 諱老 期後魏傅永字脩
 常諱言老 射八十尺也足度無餘 諱老 期後魏傅永字脩
 德志節高 年踰八十 守道彌固 魏韓暨字公至
 固可謂純 篤老而益 邵者也 年最出羣 唐九老懷
 定胡果年 八十九 詩云 邵者也 年最出羣 唐九老懷
 會道為道 門領袖後 遷隱于 尸解 唐杜光庭進取
 王建封為 青城先生 年八十五 尸解 唐杜光庭進取
 十餘位至 六尚書五 福 老福 齊賢母魯國夫人年八
 惟無富一 生誰得如 福 老福 齊賢母魯國夫人年八

十餘太宗召見撫 貴而且壽 青箱雜記宋張士遜趙
 之曰婆娑老福 貴而且壽 青箱雜記宋張士遜趙
 堯佐壽八十 杜衍壽八十一 富弼壽八十五 贈致
 政士遜詩曰 青雲岐路遊將偏 白髮光陰得最多 友
 兄司馬溫公 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 伯康年八十公奉
 天少冷則問曰 與造物遊 今年東坡張方平文集序云公
 得毋衣薄乎 與造物遊 今年東坡張方平文集序云公
 日危坐與造物者 八十六粒 張文懿為外洪門却掃終
 遊於無何有之鄉 八十六粒 張文懿為外洪門却掃終
 十粒文懿餽之 道士微笑復取之 九粒後年八十六未嘗
 之使再餽 復吐其四 實餽八十六粒 後年八十六未嘗
 有一 州郡肅然 元史卜天璋天曆三年蜀兵起荆楚
 疾不行矣 天璋曰國步艱難 吾年八十恒懼弗復死 所
 耳敢避難 乎遂行 至則厲風紀 清吏治 州郡肅然
 壽考康強 輔列朝詩小傳 申時行字汝默嘉靖狀元為元
 里第壽考 康強時時與故 事 九十 鮐背 鯢齒 九十
 人遺老 修 綠野香山故事 九十 鮐背 鯢齒 九十

老人

九十

曰鮐背又黃耆凍梨九十或曰黃耆傳經

納訓濟南伏生年過九十矣失其本經以口傳授尚

曰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也必恭恪于朝朝

以警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

凌雪移山唯陽五老禮部侍郎致仕王渙九十九詩

莊子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愚公且九十

面山居惡此山將移之操蛇之神聞之告帝帝感其誠

云云原飲食不離寢有問則就室寢膳飲從於遊可

也注遊出入也九十者天日秩九十日有秩日

子欲有問則就其室以珍從日秩九十日有秩日

修力十日使人受命受之注有君命使人得人不暖

亦不暖矣有罪不刑有禮記九十曰耄家不從政

九十者其君就言政者君就之可也鄉飲六豆

家不從政

鄉飲六豆

鄉飲六豆

鄉飲六豆

鄉飲六豆

鄉飲六豆

鄉飲六豆

鄉飲六豆

鄉飲六豆

鄉飲六豆

鄉飲六豆

鄉飲六豆

鄉飲六豆

鄉飲六豆

鄉飲六豆

鄉飲六豆

左鬚生角

以賢良名

無影兒

陳留

有富

無父

無父

無父

無父

無父

無父

無父

無父

無父

無父

無父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歸老太寧中賜東川為居業并為築城即號曰羅侯城

奇之問曰文帝得魏文侯時樂人實公百八十歲文帝

期以禮常無所服藥而至此對曰年十三失明父母教鼓琴

吳在位八十帝嘗史帝嘗在位七十唐堯未備考堯少

年一百歲虞舜在位壽一百一十登庸五十一夏禹踐位八

歲有六原無老耄已瀨卿一記老聃記其年紀時

西域木洞記東方朔從西域還得風聲木十枝長九

萬枝汗死則枝折此木五千歲一枯死矣原上壽為此春

酒稱彼兕觥詩又稱此春酒以介眉壽武伯為祝

淳于奉觴傳曰公宴于丘梧武伯為祝注祝上壽也

史記淳于髡曰奉觴上壽一斗徑醉矣

項莊進爵 呂后反厄 漢項莊入為壽注進于尊者

令人酌兩厄鵠酒置前令齊王為壽齊王起帝

斗以祈 舉觴相屬 史浩字直翁淳熙已以祈黃苛

明年八十女兄年八十二四弟皆高年同氣至親舉觴

相屬朱顏華髮成壽而康繪為六老圖樓參政熙為之

序 鶴髮初生 玉顏常春 蘇詩萬壽無疆李為酒鶴

骨自常春 紅顏綠鬢 金章紫綬 朱文公壽母詩

康紅顏綠鬢雙瞳方 維志 梅英點髮 老萊戲彩

壽母詩太夫人加金章紫綬 景苑老萊子 啟期三樂

山谷四印 家彩雲點親髮 泰以爲戲而娛親 行郎之野鹿

者何也對曰天生萬物惟人為貴吾既爲人所以樂也男

尊女卑吾既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極樂

吾行年九十五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
常得終吾何憂者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黃山谷
贈張叔和曰我提養生之四印君家所有更贈君百戰
不勝秋毫壽比南山壽如南山之無可揀擇眼界平
心地直壽比南山壽如南山之無可揀擇眼界平
正滿堂空爾為有作慶老堂人詳老建眉壽堂宋張
親國夫人高壽浚時知簪花上壽二年孝宗再行慶
福州就州宅建眉壽堂知簪花上壽二年孝宗再行慶
壽禮詔舊相史浩陳熙伯立班正月朔旦上
率百官簪花用樂上壽於康壽殿推恩有差

老人四

原一老詩不愁國老禮記夏后氏養室老禮記人
禮為行不徒行禮記君子者老不徒食不為禮禮記老者
不遺老窮禮記居鄉以齒而老窮隆諸長者禮
禮為行不徒行禮記君子者老不徒食不為禮禮記老者

頌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于方瞳玉面拾遺記老聃居
龜狗矣注頌分也隆多也增大椿者莊子上古有大椿
天地乃五方五行之精趨拜強駛潛確類書趨拜強三
祖乃今以久特聞唯陽一老山中堂肆考漢應曜陽
老賈山傳養三素髮史記馮唐白首俱被徵曜陽
不至時人語曰商山素髮史記馮唐白首俱被徵曜陽
四皓不始論甘靈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三百歲
人帝始論甘靈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三百歲
皓髮詞鬱麗眉事詳是以至老注又惜指猿臂之將軍
十日一賜食賜山堂肆考漢孔光拜太師平帝詔十日一
杖用老當益壯本傳漢馬援嘗謂賓客曰壯年迫日
索山堂肆考馬援征五溪蠻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八
人部厚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如願

十校書

蜀志向朗字巨達潛心典籍年踰八十猶所

竊已過

蜀志宗預為鎮軍大將軍諸葛瞻初統朝事車

所竊已過

所竊已過騎將軍廖化欲與預共詣瞻瞻曰吾年踰七十

又曰王其愛玉

又曰王其愛玉而屑屑造門耶黃髮期曹子建詩願以黃

體俱享黃髮期

體俱享黃髮期八百歲翁抱朴子孫權時蜀有李河

九百歲女

九百歲女誥云疑山得道羅郁野真齒危髮禿昇序

曰齒危髮

曰齒危髮大耋陸機詩大九百歲矣齒危髮禿昇序

義恭參軍後見之

義恭參軍後見之曰別子多年那何敢便老本傳宋劉懷

得老參軍後見之

得老參軍後見之曰別子多年那何敢便老本傳宋劉懷

明手寫雲楨年過

明手寫雲楨年過八十耳猶聰七十克選魏傳孝

元陽公尉元鴻臚

元陽公尉元鴻臚卿游明根並明允篤誠希世之賢也

五更

五更老尚堪行彙苑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李靖

老尚堪行

老尚堪行彙苑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李靖

吾雖老矣

吾雖老矣身老齒宿唐世說李百藥字重規太宗嘗

尚堪一行

尚堪一行身老齒宿唐世說李百藥字重規太宗嘗

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

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子儀為帥容齋隨筆郭

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

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子儀為帥容齋隨筆郭

內副元帥

內副元帥香山九老白居易序曰居易稱香山居士

者人慕之繪

者人慕之繪急景頽齡李義山詩急景倏云暮頽年

為九老圖

為九老圖急景頽齡李義山詩急景倏云暮頽年

藥頽齡

藥頽齡西夕年潛確類書李崖拜太保謂其子曰

尚能度

尚能度西夕年潛確類書李崖拜太保謂其子曰

不煩樞務

不煩樞務山堂肆考宋太平興國八年趙普罷為武勝

功國家朕昔與遊

功國家朕昔與遊今齒髮衰矣不意年老及第本傳

顯年八十二狀元

顯年八十二狀元及第謝啟云皓首窮經一月兩經

筵山堂肆考宋元祐

筵山堂肆考宋元祐中自輔太后乃命平章軍國事六

日一宿德元老宜起

日一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后乃命平章軍國事六

相上時彥博年已八十一矣

相上時彥博年已八十一矣學者師表有尚身為學

人部

人部

老

老

老

老

者師表數十年海內宗之既以年老力請還家朝廷復班楮幣七十緡即其家賜之

老人五

原詩 魏應璩詩曰古有行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辭內中嫗貌醜中叟前致辭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辭夜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又新詩曰少壯面目澤長老顏色麤麤醜人所惡拔白自洗梳 又阮瑀詩曰白髮隨櫛墜未寒思厚衣四肢易懈倦行步益疏遲常恐歲時盡魂魄忽高飛自知百年後堂上生旅葵 晉張載詩曰氣力漸衰損鬢髮終以皓昔爲春月

華今爲秋日草 又陸機詩曰軟顏收紅蕊元鬢吐素華冉冉逝將老咄咄奈老何 宋鮑照代少年時至衰老行曰憶昔少年時馳逐好名晨結友多貴門出入富兒鄰綺羅豔華風車馬自揚塵歌唱青琴女彈箏燕趙人好酒多芳氣散味厭時新今日每相念此事邈無因 寄語後生子作樂當及春 **增** 又鮑照在江陵數年傷老詩曰五難未易夷三命戒淵抱方瞳起松髓頽髮凝桂腦役生良自休大患安足保開簾窺景夕備屬雲外好翩翩燕弄風嫋嫋柳垂道池瀆亂萍蘋園援美花草節如驚灰異零落就衰老 **原** 梁范泰詩曰枉生竟何

豫未云條已老華髮飄悴容苦慮棲懷抱疇昔少年時
皆以歸大造 又簡文帝詩曰昔類紅蓮草自玩綠池
邊今如白華樹還悲明鏡前 又孔壽老詩曰盛年歌
吹日顧步惜容儀一朝衰朽至星星白髮垂 **增唐劉**
希夷悲白頭翁詩曰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
家洛陽女兒惜顏色行逢落花長歎息今年花落顏色
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柏摧爲薪更聞桑田變爲
海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
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紅顏子須憐半死白頭
翁此翁白頭真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

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祿池臺文錦繡將軍樓閣畫神
仙一朝卧病無知己三春行樂在誰邊宛轉蛾眉能幾
時須臾鶴髮亂如絲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黃昏鳥雀
悲 白居易詠老贈夢得詩曰與君俱老也自問老何
如眼濕夜先卧頭慵朝未梳有時扶杖出盡日閉門居
懶照新磨鏡休看小字書情於故人重跡共少年疎唯
是閒談興相逢尚有餘 又歎老三首曰晨興照清鏡
形影兩寂寞少年辭我去白髮隨梳落萬化成於漸漸
衰看不覺但恐鏡中顏今朝老於昨人生少滿百不得
長歡樂誰會天地心千齡與龜鶴吾聞善醫者古今稱

扁鵲萬病皆可治唯無治老藥 我有一握髮梳理何
稠直昔似青雲光今如素絲色匣中有舊鏡欲照先歎
息自從頭白來不欲明磨拭鵝頭與鶴頸至老常如墨
獨有人鬚毛不得終身黑 前年種桃核今歲成花樹
去歲生嬰兒今年已學步但驚物成長不覺身衰暮去
矣欲何如少年留不住因書今日意徧寄諸親故壯歲
不歡娛長年當悔悟 又漸老詩曰今朝復明日不覺
年齒暮白髮逐梳落朱顏辭鏡去當春頗愁寂對酒寡
歡趣遇境多愴悵逢人益敦故形質屬天地推遷從不
住所怪少年心銷磨落何處 又詩曰昨日復今辰悠

悠七十春所經多故處却想是前身散帙優游老閑居
淨潔貧螺盃中有物鶴髦上無塵解佩收朝帶抽簪換
野巾風儀與名號別是一生人 又詩曰不與老爲期
因何兩鬚絲纔應勉天促便已及衰羸昨夜夢何在明
朝身不知百憂非我所三樂是吾師閉目常閑坐低頭
每靜思存神機慮息養氣語言遲行亦攜詩篋眠多枕
酒卮自慙無一事少有不安時 又九老會詩曰七人
五百七十歲拖紫紵朱垂白鬚手裏無金莫嗟歎樽中
有酒且歡娛詩吟兩句神還王酒飲三盃氣尚麤鬼我
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過二疏傳人數

多於四皓圖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更應無
薛逢老去也歌曰惆悵人生不滿百一事無成頭雪白迴
首幼累與老妻俱是途中遠行客匣中舊鏡照膽明昔
曾鑒我髭未生朝中暮櫛不自省老皮皺皺文縱橫老
去也爭奈何敲酒盞唱短歌短歌未竟日已沒月映西
南庭樹柯張籍短歌行曰青天蕩蕩高且虛上有白
日無根株流光暫出還入地使我年少不須臾與君相
逢勿寂寞衰老不復如今樂玉卮盛酒置君前再拜願
君千萬年柳宗元覺衰詩曰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
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相尋齒疎髮就種奔走力不任

咄此可奈何未必傷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沈古
稱壽聖人曾不留至今但願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時
春向暮桃李生繁陰日照天正綠杳杳歸鴻吟出門呼
所親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頌有遺音宋梁灝
年八十二狀元及第謝恩詩曰天福三年來應舉雍熙
二載始成名饒他白髮巾中滿且喜青雲足下生觀榜
已無同輩在歸家唯有子孫迎也知年少登科好爭奈
龍頭屬老成李先與杜秀才詩曰南極多老人及見
九代孫君今古儋州氣質清且溫今年八十二頗覺行
步奔白鬚映紅頰疑是羲皇人魏野壽寇公詩曰仙

藥寧無種靈椿別有根佇期三入後一品見元孫
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杜衍年八十詩曰五人四百有餘
歲俱稱分曹與掛冠天地至仁難補報林泉幽致許盤
桓花朝月夕隨時樂雪鬢霜髯滿座寒若以睢陽爲盛
事何妨列向畫圖看 文潞公同庚會詩曰四人三百
二十歲況是同生甲午年占得梁園爲賦客合成商嶺
採芝僊清談疊疊風生席素髮蕭蕭雪滿肩此會從來
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司馬光率真會詩曰七人
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鬪雞非我事紵衣
絲髮且相輝 蘇轍七十餘詩曰年年醉後飲屠蘇不

覺年來七十餘十二春秋新讀罷五千道德適觀書
明林春澤謝劉中丞商侍御建百歲坊詩曰翠旗谷口
萬松風喘息猶存一老翁詎意夔龍黃閣上猶憐園綺
白雲中擎天華表三山壯醉日桑榆百歲紅願借末光
垂晚照康衢朝暮頌華封 楊廷秀南極老人歌壽叔
父曰淡溪居士登九齡朱顏綠鬢如後生橫拖仙人綠
玉杖倒誦上帝黃庭經璇霄仙籍書姓名丹青染誥金
花綾近來更覺雙眼明夜抄蠅頭窗下燈登山臨水兩
脚輕御風騎氣不用行何人有筆筆無塵鵝溪一幅爲
寫真烏紗白苧坐鼓琴上有千歲長松青令威旁舞亥

夫聽箇是南極老人星

表唐宋璟求致仕表云臣竊祿簪裳備員廊廟霜毫生額雪刺滿頭求歸耕養築壩巖穴樂太平之世允荷聖朝

原疏後漢班超上疏曰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髦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曾序唐白居易九老會詩序曰胡吉劉鄭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於東都弊居履道坊合尚齒之會

七老相顧既醉且歡靜而思之此會希有因各賦七言韻詩一章以記之或傳諸好事者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絕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續命貫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於圖右仍以一絕贈之云雪作鬚眉荷作衣遼東華表暮雙歸當時一鶴尤希有何況今逢兩令威會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譚時秘書狄兼謨河南尹盧貞師如滿歸洛年九十五以年未及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宋錢明逸睢陽五老圖詩序曰夫蹈榮名而保終吉都貴勢而躋遐耆白首一節人生所難今致政宮師相國杜公功成自引得謝君門燕居睢陽與太原王公河東畢卿沛國朱公始

平馮公咸以耆年掛冠優游鄉梓暇日晏集爲五老會賦詩酬唱怡然相得宋人形於繪事以紀其盛昔白樂天居洛陽爲九老會於圖讖相傳以爲盛事距茲數百載無能紹者以今況昔則休烈鉅美過之司馬光耆英會序曰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圖傳于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爲之者再矣皆圖形晉明僧舍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路國文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致政在里第皆自逸於洛者潞國謂韓國曰凡所爲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文與地之襲焉一日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

賓主凡十有二人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爲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爲國元老其勲業閎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効樂天所爲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光未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光序其事光不敢辭

淵鑑類函卷二一五十七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八

人部十七 九流 奴婢

九流

原儒家者流 藝文志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

重其言於道最高然惑者既失精微而僻者又隨抑揚

違離道本苟以譁眾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

學寢衰此僻 道家者流 詳道 陰陽家者流 蓋出於

義和之官敬授民時此其所以長也及拘者為 名家者

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而任鬼神 名家者

流也又云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子曰必

而巳注警訐也工 墨家者流 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

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孝視天下

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

九流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八

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
 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
 者流又云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
 權事制宜受命而對雖多亦奚以長又曰使乎使乎言當
 也邪人為之則尚詐讓而不辭此其所長
 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此其所長
 也蓋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二曰貨及鄙者為之欲使君臣並耕詩上下一曰食
 說家者流又云蓋出於使君臣並耕詩上下一曰食
 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如
 或一司馬之職亦為然亦弗滅也如
 兵湯武受命以師克亂政八曰師孔子曰為國者足食足
 國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為四種
 百八十二家至成帝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

奴婢一

說文曰男人罪曰奴女人罪曰婢 方言曰秦晉之
 間罵奴曰侮燕齊之間養馬者及奴婢女厮皆謂之娠
 女厮婦人 周禮注曰男奴女婢鄭司農注云奴罪隸
 也男女同名 又曰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
 藁 注云謂坐盜賊則沒入官為 又曰奚三百人注云
 今時侍史官奴婢也 方言曰臧甬侮獲奴婢賤稱也
 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南
 郊凡民男而傭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亡奴謂之
 臧亡婢謂之獲此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 風俗通
 曰古制本無奴婢即犯事者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為

官奴獲者逃亡復得爲婢

奴婢二

原漢書曰武帝時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顧譚別傳曰譚爲太常錄尚書事徙交州家無私積奴婢不滿十人宋書曰太祖欲北討沈慶之固陳不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理國譬如理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

晉齊書曰虞棕治家富殖奴婢無遊手雖在南土而會稽海味無不畢致焉王氏彙苑曰劉弘基始病給

諸子奴婢各十五人謂所親曰使賢固不藉多財即不賢守此亦可脫饑凍唐書曰肅宗嘗賜元真子張志和奴婢二人名奴曰漁童婢曰樵青人問其故荅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又德宗初即位詔曰邕府歲貢奴婢使其離父母之鄉絕骨肉之戀非仁也罷之合璧事類曰孔戣拜嶺南節度使南方嚮口爲貨掠人爲奴婢戣峻爲之禁唐書曰張廷珪爲監察御史會詔市荆益奴婢廷珪上書荆益奴婢多國家戶口姦豪掠賣一入於官永無脫免南北異宜必至生疾此有損無益也又曰趙憬位

台宰而第室童獲猶儒生家已上奴婢總載**原**左傳曰斐豹

隸也杜預注云犯罪沒為奴新序曰昌邑王以側注

冠賜師及儒者後以冠冠奴龔遂免冠歸之曰今以冠

冠奴是奴虜畜臣也史記曰季布為朱家鉗奴又

曰樂布嘗為人所畧賣為奴賣與燕將臧荼後為都尉

又曰衛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

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青常至甘泉居室有鉗奴相青

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歎曰為人奴虜得免笞罵足矣

安望封侯增又曰原涉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

屠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令尹公新視事知涉名

豪欲以厲俗遣兩使脅守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殺涉

涉肉袒自縛箭貫兩耳詣廷尉門謝罪原漢書曰王

鳳羣弟爭為驕侈奴僮以千數又曰張安世家僮七

百人皆有手技又曰王莽時匈奴侵寇乃大募天下

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後漢書曰彭寵自立為燕

王其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縛著牀上以寵命呼

其妻入劫取寶物又使縫兩縑囊夜斷寵及妻首盛之

馳詣世祖封為不義侯又曰劉寬嘗坐有客遣蒼頭

市酒遲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

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

人部

奴婢

故我懼其死也 東觀漢記曰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
母卓義其心即日免之 又曰鄧弘奴醉擊長壽亭長
弘見亭長賞錢五千異日奴得復與宮中衛士忿爭衛
士箠奴弘聞又與五千 梁冀別傳曰梁冀愛監奴秦
宮官至大倉令得出入妻所每見輒屏御者託以言事
因通焉內外兼寵刺史二千石皆謁拜之 風俗通曰
將作大匠陳國公孫志節有蒼頭地餘年十七工書疏
志節爲戶曹吏令地餘歸取物地餘馳車馬亡去至丹
陽改姓王名斌字文高遂留爲諸曹吏志節拜揚州刺
史郡衣冠子弟皆出斌下乃用之斌乞屏左右叩頭涕

洩曰斌即使君地餘也斌後爲蒼梧太守 三輔決錄
曰平陵孟佗盡以家財賂張讓監奴奴慙問佗所欲佗
曰欲得卿曹拜時賓客求見讓者車常數百乘累日不
得通佗後至諸奴拜迎徑將佗車獨入衆謂佗與讓善
爭以珍物賂佗佗得以賂讓 江表傳曰谷利孫權大
奴也 魏志曰晉室踐祚下詔曰故司空王基著德
立勲不營產業其以官奴二人賜其家 杜蘭香傳曰
晉太康中蘭香降張碩爲詩贈碩云縱轡代摩奴須臾
就尹善摩奴是香御車奴曾忤其昔是以爲御碩說如
此 晉書桓伊傳曰晉孝武帝召伊飲帝命伊吹笛伊

即吹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
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
妓吹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
串帝彌賞放率乃許名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
石虎鄴中記曰石勒字世龍上黨郭季子奴也勒未生
之前襄國有讖曰古在左月在右讓言退或入口襄國
字也遂治襄國 前秦錄曰慕容冲進逼長安堅登城
觀之大言責冲曰爾輩奴正可牧羊耳何爲送死冲曰
奴則奴矣既厄奴苦欲取爾相代 齊書曰陸澄弟鮮
揚州主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爲賣券

澄爲中丞測與書相往返後又牋與太守蕭緬云澄欲
遂子弟之非未近義方之訓此趨販所不爲況搢紳領
袖儒宗勝達乎 續搜神記曰勾章張然滯役在都有
少婦遂與奴通然養一狗甚快後還奴欲謀殺張然張
弓拔刀當户然大喚曰烏龍狗遂咋奴頭然取刀殺奴
以婦付官 王氏彙苑曰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以
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命斬奴而還
軌首 又曰唐貞觀時有奴告其主謀反者太宗曰謀
反理不獨成尚有他人論之豈藉奴告耶乃著令奴婢
告主者斬 唐書曰哥舒翰有家奴曰左車年十五六

有膂力翰善使槍追賊及之以槍搭其肩而喝之賊驚
顧翰從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丈而墮無不死者左車輒
下馬斬首率以爲常 王氏彙苑曰李賀出遊常命小
奚奴背一古錦囊以隨得句即貯之 山堂肆考曰宋
李沆字太初一僕逋宅金數十一夕遁去僕有女將十
歲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沆大惻然祝夫
人曰願如己子育於室及笄擇壻具奩歸之後父歸感
佩刻心骨沆病夫婦割股爲羹饋之沆薨纓經三年以
報 又曰宋張齊賢爲江南漕日一奴竊銀器數事至
懷中公熟視不問後爲宰相廝役多得班行此奴不沾

寸祿乘間泣告公曰爾憶江南盜吾銀器乎吾進退百
官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 燉煌實錄曰張存善
針有奴好逃亡存宿則針縮奴足欲使則針解之 元
史列傳曰羊仁廬江人至元初阿朮兵南下仁家爲所
掠父被殺母及兄弟皆散去仁年七歲賣爲汴人李子
安家奴力作二十餘年子安憐之縱爲良仁蹤跡得母
及兄弟家俱爲役尚無恙乃徧懇親故貸得鈔百錠歷
詣各家贖之大小二十餘口復聚居爲良鄉里嗟之
又曰俞金杭州人幼被掠賣爲劉饒家奴後獲爲良自
汴歸杭尋其母及姊得之事母以孝聞 又曰趙一德

隆興新建人至元中被俘至燕爲鄭留守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主阿思蘭以冤被誅羣奴各亡去一德獨奮曰主家禍吾忍同路人耶即留不去與張錦童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主母太夫人勞一德因分美田廬遣之一德謝曰一德雖鄙人非有利於是也重哀吾主無罪而受戮故留以報之今老母八十餘得歸侍養主之賜已厚矣何以田廬爲遂不受而去明列朝詩傳曰李佶扶溝人早年供青衣之役年三十始折節讀書詩成一家言士夫禮重之又曰李英以青衣給事南海歐楨伯遂能爲詩士大夫與楨伯遊者皆知李生詩愛而

傳之天目山人讀李生詩有句云能詩況在方回上戀主寧言穎士非又曰馬來如李翰林子田之僕也子田內鄉詩選載其詩八首有爲主人稱壽及送郎君省試之作事文類聚曰宋杜生善易有亡奴者問所從曰自此行逢使者懇乞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如其語使者曰去鞭無以進馬可折道旁蓼代之乃往折蓼奴伏其下獲之以上原管子曰齊桓公

使管仲求甯戚戚應之曰浩浩乎仲不能知婢子問之仲曰非婢子所知也婢子曰詩有之浩浩之水育育之魚未有家室我將安居甯子其欲室乎仲以其言告桓

公 漢書曰傳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婢八人 東觀漢記曰朱暉爲郡督郵太守阮況當嫁女欲買暉婢暉不與及況卒暉送金三斤問其故暉曰前不與婢者恐以財污府君今重送欲明已心也 魏志曰武帝遺令吾婢皆勤苦使著銅雀臺善待之 又曰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執刀立先主每入心常慄慄 原蜀志曰劉琰侈靡侍婢十人皆能爲聲樂又悉讀書教誦靈光殿賦 蜀普錄曰閬州參軍王涉有婢笑春紅死涉念之洒淚爛損屏簾 搜神記曰晉杜嘏家葬而婢誤不

得出十餘年開墓婢尚生云其始如眠有頃漸覺自謂一再宿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時猶十五六嫁之有子 又曰諸葛恪已被誅其妻在室問婢爾何故血臭婢忽然起躍至於棟攘臂切齒曰諸葛恪公乃爲孫峻所殺 語林曰裴秀母是婢秀年十八有令望而嫡母妬猶令秀母親下食與衆賓賓見並起拜之荅曰微賤豈宜如此當爲小兒故耳於是父母乃不敢復役之 晉書曰烈宗之母本織坊中婢也形長色黑宮人謂之崑崙太宗以計幸之有身生烈宗 又曰桓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

之乃現妓女也一見溫便潛然泣曰公甚似劉司空溫
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之婢云唇甚似恨薄眼
甚似恨小鬢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
是禡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累日又曰干寶父先
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父亡乃生推婢於墓中後十餘
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
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既而嫁生子原世說曰石崇
富侈厠旁常令婢數十曳羅縠直之又曰石崇厠有
十餘婢侍列如厠而出各與新衣出多羞不能如厠王
敦往脫故衣著新衣意氣傲然羣婢謂曰此客必能作

賊又曰祖納字士言少孤貧至孝常自炊爨養母北
平將軍王敦聞而佳之乃以二婢餉焉因辟爲從事中
郎人戲之曰奴價倍於婢訥荅曰百里奚亦何必輕於
五穀之皮也晉中興書曰祖約爲丞相從事中郎於
府內爲婢所傷司直劉隗奏約患生婢僕身被刑傷解
職還家皇甫謐列女後傳曰會稽翟素受聘未及配
適遭賊欲犯之臨之以白刃素曰我可得而殺不可得
而辱素婢名青乞代素賊遂殺素復欲犯青青曰向欲
代素者恐被恥獲害耳今素已死我何以生爲賊復殺
之唐書曰李元道時王君廓爲幽州都督朝廷以其

武將不習時事拜允道幽州長史以維持府事君廊嘗
遺元道一婢元道問婢所由云本良家子爲君廊所掠
因放遣之 山堂肆考曰唐楊慎矜父塚草木皆流
血懼問所善胡人史敬忠敬忠使身桎梏而坐林中厭
之會婢春草有罪慎矜欲殺之敬忠曰賣之可市十牛
從之婢入貴妃姊家因得見帝帝愛其辯慧留侍左右
問所從來婢奏爲慎矜家所賣具言敬忠夜過慎矜坐
庭步星夜分乃去帝大怒後王鉷等作飛牒告慎矜有
詔賜死 又曰從事崔郊唐末進士也初有婢端麗善
音律郊寵視之既貧鬻於連帥于頔家得錢四十一萬

寵盼彌深郊思慕不已其婢因寒食來從事家值郊立
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
後塵綠珠垂淚溼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
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於頔座頔觀詩令召崔生曰此
詩是公作耶遂命婢與生同歸 東軒筆錄曰鍾離君
買一婢以從嫁其婢執箕帚至堂前熟視泣曰幼時我
父於此地穴爲球窩導我戲劇也鍾離君曰汝父何人
曰我父兩政前令身死家破流落民間今詢實以書抵
許令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
輟吾女嫁資先爲求婚更俟一年別爲吾女營辦奩篋

以歸君子可乎許君荅書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願前
令女配吾子君別求良媒以嫁君子於是前令之女卒
歸許氏 異錄傳曰廬陵歐明商行經彭澤湖每以物
投湖中為禮後見湖中有吏著禪衣乘馬云青洪君使
要明道至一府舍吏曰青洪感君以禮必有重送者皆
勿取但求如願明從之青洪君不得已呼如願送明去
如願者神婢也所願輒得數年大富以上

奴婢三

原周奚

晉隸鄭元

周禮注曰古者從坐男女及入縣

奴婢

遺賈

賜光

史記曰諸呂擅權陸賈曰天下安

則十豫附陳平結歡太尉以奴婢百人遺賈 漢書宣
帝詔大司馬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前後賜奴婢百七

鄭泥中

龐竈下

世說曰鄭康成家奴婢讀書嘗

說康成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一婢來問曰胡為乎
泥中荅曰薄言往訴逢彼之怒 風俗通曰南陽龐儉
少失其父後居廬里鑿井得錢千餘萬行求老蒼頭使
主牛馬耕種直錢二萬有資婚大會奴在竈下竊言堂
上母我婦也婢即具白母母使儉問曰是我翁也因下
堂抱其頸啼泣遂為夫婦儉及子歷二千石刺史七八
人時為之語曰瀟里諸 沈當問耕 劉使執杼 奴婢
二劉謐得銅買奴得翁 沈當問耕 劉使執杼 奴婢
始得數年相避方得教奴學耕使婢執杼 胡婢善射
夷奴作石 魏武使長史伍必將兵衛天子於許都時
與必善必見婢有胡婢善射必常從請之從後也 國
邑記曰范文夷師奴也以刀斫石障如斬蘆葦後為國
王 禮有不為 律限多畜 者與未斲者皆不為奴注

奴婢

劉謐得銅買奴得翁

奴婢

上

有爵者謂命士已上爵七八歲初受齒者是也
奴婢二百人列侯以下及豪富人多畜奴婢有司條奏諸侯王
十以上七十以下不在數犯者以律論過則沒縣官
豈惟炊爨之勞抑亦巾箱之寵苟古今之可徵
雖微賤而何害乃生無恤終因子貴見後子作
殯王父未爽夫賢婢以上奴
元蒼頭也建武中元家疾疫相繼死沒唯孤子續始生
數旬諸奴婢欲殺續分產善傷不能止負續逃亡收丘
界中親自奉養乳為生汁推燥居溼雖在孩時奉之如
長君每事長跪請白而後行問里感之續年十歲然後
與善歸本縣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鍾離意
上書言狀世祖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後為本郡
太守路經元墓躬自除草洒道自執繫修饌祭祀拜辭
涕泣而去初班固在寶憲幕府有奴干洛陽令紀拜辭
車騎吏呵之奴醉罵競競大怒時畏憲不敢發
及憲敗賓客皆逮拷競捕繫固固遂死於獄中
陪臺

執事逃而舍之是無陪千指五尺漢書僮手指
家李令伯表曰內盧兒家僕漢書蕭望之傳王
無應門五尺之童注漢名奴為蒼頭諸給事殿中所居
出入從蒼頭侍從呼為盧兒史記與家僕雜居齊處
也典琴執鞭考晉顏錄北齊元景有奴名典琴肆
言常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隨胡僧見而驚禮云
此海山使者也因而墮淚侃異之至夜失奴所在
助勞怙勢晉陶淵明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
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
華為昭應令宰相元載有別墅以奴可善遇之唐劉子
勢暴縱租賦未嘗入官子華因奴入謁作車鋤藥
收付獄發其宿罪杖殺之一邑震伏韓愈送窮文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奴星
韓奴名唐施肩吾詩銅藥韓愈送窮文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奴星
癩鬚蓬首命月僧催一僕役特選一能應對閑禮節
奴婢

者進却之曰特殺之實耳他日領
絕一蓬首垢而愚駭之人來遂用之
弟迎之未醒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
何責焉唐實城乃自負以歸及醒謝
公屬既而悔焉曰要當借汝無出外
才化德與唐計事頗挾奴傾子都
歲飢其跡亦不過鄉里約或哀其
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
舍人斷席平頭提箱陽史記任安
而食安拔佩刀斷席別座古詩曰
足下絲履五文章平頭奴子提履
接水釀酒見泉西陽雜俎魏賈璠
色如絲以釀酒名崑於黃河中
崑觴芳味世所絕有訴主藏甲買
奴置田大理卿

馬曙有犀鎗數十具懼而瘞之奴
異謀按之無他狀竟投曙嶺外慶
乃論慶死之無他狀竟投曙嶺外
金布匿僕死之無他狀竟投曙嶺
朱家心知是陽周氏周氏布楚人
乃買而置之田都嘗與客弄茶蒼
甄琛舉秀才入都嘗與客弄茶蒼
奴曰郎君若為讀書執燭不取薪
大慙遂研習經書執燭添香侍史
史執香上奴習經書執燭添香侍
者執香上奴習經書執燭添香侍
服紅線乃彈阮咸通經史
衣紅線乃彈阮咸通經史
嵩遣掌牋表號內記室
東觀漢記曰劉寬性簡畧夫人試
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婢收
語曰美婢爾奉肉羹翻汚朝衣婢
於鄰主父告之恐殺婢因偶覆酒
殺主父之故過欲殺婢婢就杖將
婢言之因他故過欲殺婢婢就杖
人部

聞之復以告主父主父放其妻
 將納婢以自殺乃厚幣嫁之
 王探婢為秦州刺史諸羌叛屢討之不降有婢曰朝雲善
 吹簫王令朝雲假為貧媼吹簫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
 涕即相率歸秦人語曰焚券遣歸質錢許贖又
 使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簫
 唐羅遜嘗有以婢遺之者遜問所從來答曰女兄九人
 皆為官所賣留者獨老母耳遜慘然焚券名母歸之
 彙苑柳子厚為柳州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如子
 本相作則沒為奴婢子厚為設方計悉令贖歸之以上
 婢

奴婢四

原改曰私屬漢書王莽曰秦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
 炙灼光武詔敢炙灼奴婢論如私屬禁不得買賣也
 賣為奴婢欲聽之敢
 拘制以掠人論也
 詔殺者罪貴殺奴婢者不得減

其除傷人律又除奴婢射 廝臺掠民唐安樂公主

三入訴帝為手詔諭免從一婢左臺御史奏從一縛送獄
 平民何以治天下臣不忍屈陛著丹書傳裴豹也
 下法以偷生也以上奴婢總
 氏之力臣曰督我國人懼之斐豹曰苟焚丹書我殺督
 戎宣子喜曰所不焚丹書者有如豹日遂殺督戎注豹
 犯罪沒入官奴操筆出主戰國策楚公子微操筆而罵宋

曰隸也其罪告官田儼陽為門者難之其奴從少年之廷欲
 門者出之為奴報讐燕史記樂布為奴於八百人又司
 如不告為奴報讐燕史記樂布為奴於八百人又司
 者罪之為奴報讐燕史記樂布為奴於八百人又司
 如傳卓氏富誤殺子歲與漢宋則為鄢陵令則子年十
 家僮八百人匿主子本傳晉祖逖有胡奴曰王

中就則察而恕之匿主子本傳晉祖逖有胡奴曰王
 庶子重道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為沙門
 人部

善文章

晉書郗愔字方回有蒼頭善知文章王羲之愛

耳何得此郗公憐曰有士風廉直有士風潘岳見而

不方得此郗公憐曰有士風廉直有士風潘岳見而

之乃還鄉里二百歲度遠將云并州刺史畢軌送故漢

飲食如常人語增崑崙奴漢武帝寵一崑崙善騎

射唐王毛仲父坐事沒為官奴奴生毛仲長事臨淄王

仲銀杯羽化唐柳公權善書公卿贈射巨市得之與毛

滕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不復測者待以忠信宋程明

公權笑曰銀杯羽化矣不復測者待以忠信宋程明

婢子同列聞之皆驚自瀆淵遺奴持金詣京師奴無父母

服守主不離也事曇久聞王遠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

怒甚治獄急曇平生親友無一人敢餽問之者遠旦夕

守臺門不離四十餘日曇坐貶恩州別駕諸子皆流嶺

外從者皆辭去數日曇念患死旁無家人達使母守其

屍為治喪事哭如親父子殯曇原侍史周禮女酒女

於城南僧舍然後去以上奴原侍史周禮女酒女

女醜女暴女鹽注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女祝女醜

官為奴今之御史官婢也以巾覆物曰幕女祝女醜

事之女史曉女工縫裁子必貴無史記姑布子卿見

也簡子曰此母賤翟婢也曰贖父又曰太倉令淳于

天書請沒身為隨軍後漢書馮緄為車騎將軍承平定

奴贖父死罪將婢認盜紫金別傳後漢監軍張敞承平定

官指奏罪將婢認盜紫金別傳後漢監軍張敞承平定

珠紫累騎客咸借客馬追姑家婢既及與婢累騎而

還客妖可滅晉書鄭璞愛主人舍散之主人晨起見赤豆

非數千圍其家就視即滅主人舍散之主人晨起見赤豆

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勿爭價妖可滅主人

從之璞陰使人賤買此婢復為符投井中赤衣人
皆反縛一自投井中主人悅璞乃攜婢而去
藥陳壽居喪使婢丸藥
情愛甚篤婢過苦其婢素
善歌而珉好把團扇故製此歌
蜀時蜀人多鬻女為人婢德裕為著約令還德裕鎮
疾送還小唐仲賢鎮西川日嘗怒出婢鬻於大校蓋
酬酢可出婢於窗隙偶見因作中風狀失聲仆地因令
更事賣絹牙郎
耶以上婢

奴婢五

原詩晉張翰周小史詩曰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十有
五如日在東香肌柔澤素質參紅團輔圓頤齒茁芙蓉

爾形既淑爾服亦鮮輕車隨風飛霧流煙轉側猗靡顧
盼便妍和顏善笑美口善言 劉夷道詠死奴詩曰丹
籍生涯淺黃泉歸路深不及江陵樹千秋常作林 唐
喬知之綠珠篇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
此日可憐只自許此時可愛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難
恆將歌舞借人看意氣豪雄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
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面傷鉛粉百年離別在高樓
一代紅顏為君盡 溫州刺史朱褒悼亡奴詩曰魂
歸冥漠魄歸泉只住人間十五年昨日施僧綦帶上斷
腸猶繫琵琶絃 唐人亡者過七日則以其
衣物施僧事見楊氏喪儀 杜甫示獠

奴阿段詩曰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
入夜爭餘瀝豎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回白首傳聲
一注溼青雲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羣 白
居易誚失婢詩曰宅院小牆庫坊門榜帖遲舊恩慙自
薄前事悔難追籠鳥無常主風花不戀枝今宵在何處
惟有月明知 前題劉禹錫和曰把鏡朝猶在添香夜
不歸鴛鴦拂瓦去鸚鵡透籠飛不逐張公子即隨劉武
威新知正相樂從此脫青衣 韓愈詩曰玉川先生洛
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
無齒 宋黃庭堅余成詩并序曰役者余成忠信不貳

事鄙八年未嘗見其過其畏得而好德畏不善而慎罰
躬行而心安樂問其部位蓋自其少時至於今役六十
年矣猶一日也察其私持廉甚謹而遠名吾嘗與僚友
論其人雖古之學問士大夫木強而厚於德如第五公
胡威未能遠過此也其人豈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
謂之學矣者乎吾貧不能脫其役與之同歸江湖之上
因作詩以識愧云丹籍生涯無列鼎白頭忠信可端城
自非車騎將軍勢愧使王尼常作兵 按王尼晉人嘗為
將軍間之遂得離兵 劉克莊老奴詩曰少賤腸枵破
褐單傍人門戶活飢寒自從毀齒初成券直至長鬚尚

不冠冷炙時露筵上餒禿芒旋埽曰邊殘他時縱取封
侯印僅得君王踞廁看 明楊基贈跛奚詩曰人笑跛
奚蹙我愛跛奚跛蛇雖百歧連夔亦一足可履平疑履
齟歷險若箕簸立如鷺聯拳行類鼈魑魑形歌羣長前
肩脅鞢短左非斲涉寒脛豈別獻玉踝附婁涉水阨晒
卻構兵禍疾同哀駘佗怒及趙女嫫觸屏屢思倚守戶
每得坐戒奚勿躁步世路方坎珂

原賦後漢蔡邕青衣賦曰余生砂礫珠出蚌泥歎茲窈
窕產於一作散在卑微盼倩淑麗皓齒蛾眉元髮光潤領如
螭蟠縱橫接髮葉如低葵修長冉冉碩人其頤綺袖丹

裳躡蹈絲屣盤跚蹢躅坐起低昂和暢善笑動揚朱唇
都台試媚卓犖多姿精慧小心趨事如飛中饋裁割莫
能雙追關雎之潔不蹈邪非察其所履世之鮮希宜作
夫人爲衆女師伊何爾命在此賤微代無樊姬楚莊晉
妃感昔鄭季平陽是私故因錫國歷爾邦畿雖得嫵婉
舒寫情懷寒雪繽紛充庭盈階兼裳累鎮展轉倒顏吻
昕將曙雞鳴相催飭駕趣嚴將舍爾乖矇冒矇冒思不
可排停停溝側嗽嗽青衣我思遠逝爾思來追明月昭
昭當我戶扉條風和躡吹予牀帷河上逍遙徙倚庭階
南瞻井柳仰察斗機非彼牛女隔於河維思爾念爾怒

焉且飢 張安超誦青衣賦曰彼何人斯悅此豔姿麗
辭美譽雅詞斐斐文則可嘉志鄙意微鳳兮鳳兮何德
之衰高岡可華何必棘茨醴泉可飲何必滂泥隋珠彈
雀堂谿刈葵鷄雖啄鼠何異於鴟歷觀古今禍福之階
多由孽妾淫妻書戒牝雞詩稱哲婦三代之季皆由此
起晉獲驪戎斃懷恭子有夏取仍覆宗滅祀叔肝納申
聽聲狼似穆子私庚豎牛餒已黃歇之敗從李園始魯
受齊樂仲尼逝矣文公懷安姜誚其鄙周漸將衰康王
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一作不雙侶但
願周公妃音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太之列

冠篇首晏嬰潔志不顧景女及雋不疑奉霍不受見尊
不迷況此麗豎三族無紀綢繆不序蟬行索妃旁行求
偶婚無媒理宗廟無主門戶不名依其在所生女爲妾
生男爲虜歲時酹祀詣其先祖或於馬廐廚間竈下東
向長跪接神觴酒悉請諸靈僻邪無主多乞少出銅丸
鐵柱續繒累纒皆來集聚綺婉歡心各有先後臧獲之
類蓋不足數古之贅壻尚猶塵垢況明智者欲作叔父
勤節君子無當自逸宜如防水守之以一秦穆思讐故
獲終吉

原賤

喬道安與天公賤曰奴曰高安兩手並殘指如

人部

竹筒畏風惡寒小者家生厥名曰饒腹中瘕堅大如飯
臂飽食終日不能作勞借一小兒僮公吳母近因冬節
暫詣其舅狗咬其脰肉落如手攣勑徹骨跂而不愈長
婢來成左目失明動則入井已死復生次婢良信有桓
公司馬之疹行步雖曠了無前進隱疾難明辭不盡韻
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形如驚顰言語嚶厲聲音駭人唯
堪驅雞茲無所役遣詣阿稽復被狗咋困熟如泥

原書梁簡文帝答安吉公主餉胡子書曰方言異俗極
有可觀山高水遠宛在其邈不使去來執轡婉彼青衣
正當出入燒香還依丹轂豈直王濟女奴獨有羅袴方

使樂府行胡羞論歌舞垂滕新奇伏增荷抃

原辭前漢王褒責髡奴辭曰我觀人鬚長而復黑冉弱
而調離離若綠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因風披靡隨
風飄飄爾乃附以豐頤表以蛾眉發以素顏呈以妍姿
約之以紕綫潤之以芳脂萐萐翼翼靡靡綏綏振之發
曜黝若元珪之垂於是搖鬢奮髀則論說虞唐鼓鼙動
鬣則研覈否臧內育瓊形外闡宮商相如以之都雅顓
孫以之堂堂豈若子髡既亂且赭枯槁禿瘁劬勞辛苦
汗垢流離汗穢泥土倉囁穰穰音音與塵為侶無素顏可
依無豐頤可怙動則困於總減靜則窘於囚虜薄命為

髡正著子頤爲身不能庇其四體爲智不能御其形骸
癩鬚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釐
爲子鬚者不亦難哉

原約漢王褒僮約曰蜀郡王子淵以事到煎上寡婦楊
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提大杖上冢巔曰大
夫買便了時但約守冢不約爲他家男子酤酒子淵失
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即決賣
券之奴復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爲也子淵
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
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戶下髯奴便了決賣

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歸食了洗滌

居當穿白縛帚裁孟鑿井浚渠縛落鋤園研陌杜埤音脾

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出入不得乘馬載車騏

坐大叟下牀振頭垂鈎刈芻結葦臘蠶沃水酪佐醢音徂

醢音莫織履作麤黏雀張烏結網捕魚繳鴈彈鳧登山射

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養鴈鶩百餘驅逐鴟鳥持梢牧豬

種薑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常潔一作堂廡餽食音飼馬牛鼓四

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陂隄杜疆落葉披梭種瓜作

昨音瓠別茹披蔥焚槎發疇壘集破封日中早慧音衛雞鳴

起春調治馬驢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

舖音蒲滌盂整案園中拔蒜斲蘇切脯築肉臠芋膾魚魚
鼈烹茶盡舖已而蓋藏關門塞竇餒豬縱犬勿與鄰里
爭鬪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唇
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晨出夜入交關伴侶舍後有
樹當裁作船下至江州上到煎主爲府掾求用錢推訪
惡敗梭索綿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爲婦女求脂澤販於
小市歸都擔泉轉出旁蹉牽犬販鶯武陽買茶楊氏池
中擔荷往來市聚慎護姦偷入市不得夷蹲旁卧惡言
醜罵多作刀弓持入益州貨易牛羊奴自交精慧不得
癡愚持斧入山斷槧裁轅若殘當作俎杌木屐及甌盤

焚薪作炭力罪反

石薄岸治舍蓋屋書削代牘日暮已

歸當送乾薪二三束四月當披五月當穫十月收豆多

取蒲葍音益

作繩索雨墮無所爲當編蔣織箔植種桃

李梨柿柘桑三尺一樹八尺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

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棖門拄戶上

樓擊鼓荷盾曳矛環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

力索種莞織席事訖欲休當

一作常

春一石夜半無事浣

衣當白若有私錢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姦私事當關白

奴不聽教當答

一百讀券文訖詞窮咋索乞乞扣頭兩

手自縛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不如早

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爲王大夫酤酒不敢作惡

文宋黃山谷詔跛奚文曰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爲置婢無所得乃得跛奚蹒跚離疏不利趨走主人不悅廚人怒罵黃子笑之曰堯牽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疲百羊在谷牧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霧溼而歸不亡一羊在其指揮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呼跛奚來前善爲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拔距乎能與羣狙賦芋乎能與八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兔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閨門之內固無事此今將詔若

可爲者晨入庖舍滌鐺淪釜料簡蔬茹留精去穢齷肉法欲方膾魚法欲長起溲如截肪煮餅深注湯和糜勿投醯醢曰晚用薑蔥溲不用焦旋殖不用黃飯不欲著牙揚盆勿駐沙煖熅臨食爬垢掩髮染指舐杓噉載懷骨事無大小盡當關白凡前之爲汝能之否跛奚對曰我缺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爲雖勞何咎黃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無不滿意

傭保一

原史記曰荆軻死高漸離變姓名爲人傭保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不能去彷徨從者告

傭保

傭保

傭保

傭保

其主使擊筑一坐稱善 又曰樂布與彭越為家人
鵲冠子曰伊尹酒保立為世師 **增**後漢書曰公沙穆
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吳祐賃舂與語大驚
遂共訂交於杵臼之間 又曰杜根字伯堅永初時鄧
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帝長宜親政上書直諫太后大
怒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
行事人使不加力載去城外得蘇因逃為宜城山中酒
家保積十五年酒家知賢厚敬待之 元史列傳曰郭
回素貧年六十無妻奉母寄宿神祠中營養甚艱母卒
回傭身得錢葬之 明詩小傳曰谷淮字文東客於淮

陽傭書穉而秀頗好博覽仿文徵仲書法給事澄江張
學士家

傭保二 傭賣附

原傭耕 賃載 陳勝少時常與人傭耕輟耕隴上而歎
多則用亦屈當時為大司農任人賓客僦賃多通負其
此陷罪貶為庶人注僦賃受雇賃而載言當時保賃其

賓客於司 轉移 救助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九
農載運 又云移用人執事間人若 揆日 計傭
閒民謂無業者轉移為人執事間人若 揆日 計傭
今之傭人 又云移用人執事間人若 揆日 計傭

廢事 食力 揆以時日 計其功用 **原傭賣販**

繒 燒塲 傭灌嬰 王高晝則 傭賃夜則燒磚

傭保三

人部

傭保

傭保

傭保

賃春

梁鴻字伯鸞賃春

傭書

後漢班超貧常傭書

賣傭

彭越為家時窮困

賣傭於齊

僕賃

傳申鮮虞僕賃於野

飽食而已

魏焦先自為

其酒中呻吟獨處飢則為人

誦書亦徧

吳闕澤貧常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

誦之亦徧

借書

元史趙弘毅字仁卿少好學家貧無書傭於巨室晝則為役夜

則借書讀之或閱其志但使總其事而不役焉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八

